

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對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 差異之影響

鄭桂蕙¹ 戴敏育² 林孝倫¹

¹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

² 國立臺北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通訊作者：鄭桂蕙

通訊地址：237303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E-mail：rainbow@mail.ntpu.edu.tw

投稿日期：2020 年 7 月 16 日；4 審後接受，接受日期：2021 年 10 月 13 日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會計師於查核報告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中，所陳述會計師對於風險的因應之道，是否可解讀企業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以 2016 至 2018 年上市櫃公司為樣本，並運用文字探勘技術擷取銷貨收入查核之相關程序。實證結果顯示，當會計師未提及風險評估程序時，會計師陳述進一步查核程序愈多，企業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愈大。而在會計師同時陳述執行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下，所陳述風險評估程序較多且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者，企業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顯著較低。顯示會計師若在銷貨收入之查核過程中，透過較多風險評估程序評估後，認定客戶相對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較低，從而執行較少的進一步查核程序時，銷貨收入認列金額允當表達的機率較高。反之，若會計師著重陳述進一步查核程序，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愈大。本文實證結果支持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揭露相關查核程序具關聯性，有助於傳達企業個別資訊予報表使用者，增進查核報告之溝通價值。

關鍵詞：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溝通價值、文字探勘、查核程序

作者感謝領域主編以及兩位匿名評審委員之寶貴意見，文中言論由作者自行負責。
數據可用性：本文使用的數據可從公開資料來源取得。



1. 導論

望眼資本市場之訊息，除傳統財務報表資訊外，也涵蓋企業財報附註之非財務資訊，亦包含許多重要的企業公開資訊，如法人說明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文字訊息之揭露，都對於資本市場產生影響（金成隆、紀信義與林裕凱 2005；鍾宇軒、黃劭彥與戚務君 2013；黃瓊瑤、王癸元與張鳳真 2013；尤琳蕙、曾思齊與劉啟群 2017；黃劭彥、鍾宇軒與沈子歲 2019；Kimbrough and Louis 2011；Matsumoto, Pronk, and Roelofsen 2011；Dhaliwal, Li, Tsang, and Yang 2011；Dhaliwal, Li, Tsang, and Yang 2014）。前述研究顯示，非財務資訊對資本市場之財務報告使用者而言，可協助其掌握企業創造價值的要素與風險，從而可評估企業未來價值。

會計師之查核報告亦是資本市場之重要非財務資訊，然因標準化的內容與二元型態之通過或未通過 (Pass-fail) 文字訊息，無法允當呈現公司特定資訊 (Velte and Issa 2019)，而為財務報告使用者所詬病。英國財務報告理事會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簡稱 FRC)、國際審計準則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簡稱 IAASB)、美國公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簡稱 PCAOB) 注意到財務報告使用者之資訊需求，而積極廣納建言並陸續發布審計準則，修訂查核報告書之格式與內容，期能提升會計師查核工作的透明度及查核報告的溝通價值，並協助財務報表使用者制定相關決策。

過去許多文獻研究查核報告內容之改變，尤其是關鍵查核事項段 (Key Audit Matters, 簡稱 KAM)，是否強化查核報告之溝通價值，唯國內外實證研究結論，仍未有定論 (陳穗婷、陳計良與陳虹吟 2019；蘇裕惠與李冠德 2020；FRC 2016；Trpeska, Atanasovskia and Lazarevsk 2017；Kipp 2017；Smith 2017；Lennox, Schmidt, and Thompson 2018；Reid, Carcello, Li, Neal, and Francis 2019)。可能之推論係因財報使用者對新式查核報告之資訊性未能完全掌握，或因內容太冗長而不易理解之故；亦可能是過去研究對於關鍵查核事項訊息之衡量，係採用項目數或字數多寡而無法完全反映關鍵查核事項內容，因而產生偏誤所致。因此，查核報告增列關鍵查核事項之資訊，究竟是否能提高查核報告之資訊內涵，尚未被證實，故仍受產業界、學術界與證券主管機關的高度關注。

企業營收高低係投資人高度關注之事項，基於資訊時效性，以利投資決策之擬定，證券主管機關要求上市櫃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申報上月份營業收入。然收入認列的時點和金額可能因會計準則不明確、會計處理上涉及許多估計和複雜的計算，以及顧客有退貨權等原因而導致公司與會計師間之看法所有差異。在原則性之會計準則 (principle ba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下，公司有較高認列收入的裁量權，也可能誘發虛假客戶、交易金額錯

誤或認列時點錯誤等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致使財務弊案之導因，以虛假營收、高估收入為首。因此，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 43 號「查核財務報表對舞弊之考量」第 105 條即特別規定：「查核人員通常假設收入認列存有舞弊風險，如其結論未能支持該假設，則應將理由作成書面紀錄」。因而會計師常將收入列為本期財務報表查核之重要事項並依循準則規定於查核報告中說明如何於查核中因應該關鍵查核事項。

多數探討關鍵查核事項之文獻，係以關鍵查核事項揭露個數進行分析（陳穗婷等人 2019；Reid et al. 2019），然關鍵查核事項揭露個數僅能反映小部分受查客戶風險之資訊。若要全面擷取每家企業關鍵查核事項段落，是否存有超過 40 個審計程序之詞彙，並進行多年期的檢測，以人工方式逐家企業編輯相關詞彙並統計出現次數，非常耗時耗力，亦無法排除人為編碼 (coding) 之偏誤。近年來，自然語言程式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以下簡稱 NLP) 之科技應用普及化，學術研究者結合文字資料探勘 (text and data mining) 技術，使得人類原本無法瀏覽或閱讀之巨量資訊的分析成為可能，且大幅降低處理資訊之成本與時間，推升編碼之完整性與正確性的品質。同時，會計、審計和財務領域中運用文字探勘技術，進行文字分析已有相當成效 (Patelli and Pedrini 2015；Yang, Yu, Liu, and Wu 2018；Boskou, Kirkos, and Spathis 2019)。因此本文透過文字探勘技術，對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因應程序進行分析，檢視公司年度營業收入自結數與會計師查核營收數之差異（簡稱營收差異），與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因應程序是否存在顯著關聯性。

依據二階段之實證分析，實證結果顯示，當會計師未提及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時，會計師陳述之進一步查核程序愈多，營收差異愈大。而在會計師同時陳述執行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下，所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較多且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者，營收差異顯著較低。顯示會計師若在銷貨收入之查核過程中，透過較多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評估後，認定客戶相對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較低，從而執行較少的進一步查核程序時，銷貨收入認列金額允當表達的機率較高。反之，若會計師著重陳述進一步查核程序，營收差異愈大。本文實證結果支持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揭露相關查核程序具關聯性，有助於傳達企業個別資訊予報表使用者，增進查核報告之溝通價值。

本研究之貢獻如下，首先，過去實證文獻係著墨於資本市場與新式查核報告之關聯性，甚少從分析關鍵查核事項內容之角度予以檢視，本文結合文字資料探勘技術，取代人工編碼巨量文本資訊的分析，降低人工編碼耗時之不經濟性，除具一致性處理文字資料，確保完整性與正確性品質外，增補文字資料探勘技術運用於關鍵查核事項研究之文獻。其次，過去囿於標準化查核報告，報表使用者對於會計師所執行之查核程序，無從知悉。經由本研究擷取關鍵查核事項所提及查核程序詞彙的頻率，實有助於報表使用者理解會計師

所執行之查核程序，且證實查核程序之揭露能反映會計師的查核策略以及查核結果，並提出新式查核報告之揭露關鍵查核事項是具溝通價值之實證證據。最後，對於公司營業收入自結數與會計師財報查核數之認列差異，本文以會計師角度，提出相關證據，有助於報表使用者之決策參考。

本文之架構安排如後：第 2 節為文獻探討，陳述關鍵查核事項之相關文獻及發展研究假說；第 3 節說明研究設計，涵蓋資料來源及樣本選取，實證模型以及變數定義與衡量；第 4 節為實證結果與分析；最後為結論、實務意涵以及研究限制與建議。

2. 文獻回顧與假說發展

準則制訂者 (FRC、IAASB) 期盼藉由強制揭露關鍵查核事項之資訊，提高財務報導的關聯性。然揭露關鍵查核事項之資訊效益，迄今尚未被有效證實，或因關鍵查核事項訊息屬非結構化數據之故，有待研究方法之創新，進行實證研究。以下本文分別回顧關鍵查核事項關聯性之相關文獻以及非結構化數據之會計審計研究，以建立本研究假說。

2.1 關鍵查核事項之關聯性

鑒於財務報表使用者因查核報告中之關鍵查核事項，揭露相關查核程序，而知悉會計師執行查核之重點，允當呈現公司特定資訊，進而提高決策有用性，而推論關鍵查核事項訊息具資訊內涵。然會計師報導關鍵查核事項判斷事由時，涵蓋企業之經營風險與管理當局判斷之重大領域，例如收入之認列。當會計師辨識收入為本期財務報表之查核重要事項，誘發財報使用者對銷貨收入之正確性或存在性，產生疑慮而降低財報之價值攸關性。故關鍵查核事項是否能有效傳達企業之重大風險，以及關聯性為何，引發諸多學者以實驗方法或次級檔案之實證研究，予以檢視。

就實驗方法之研究，Czerney, Schmidt, and Thompson (2014) 指出，增加解釋段文字於標準式查核報告時，帶給投資人更多資訊，並且表示查核報告將帶來正向之直接影響。Christensen, Glover and Wolfe (2014) 則發現接收含關鍵查核事項資訊之投資人，相較於收到過去標準式查核報告之投資人，其更容易改變投資決策；進一步指出，關鍵查核事項所揭露的訊息對非專業投資人更傾向改變其投資決策。然 Köhler, Ratzinger-Sakel, and Theis (2020) 卻主張，關鍵查核事項僅對專業投資人具有溝通價值，尤其含負面訊息的關鍵查核事項更容易引起專業投資人的注意，但對非專業投資人而言，未具溝通價值。此研究結果與 Christensen et al. (2014) 不相同。Trpeska et al. (2017) 則以商業銀行貸款決策之問卷，探討查核報告中之關鍵查核事項是否存在價值攸關性。該研究結果發現會計師的專業判斷與詐欺風

險相關的程序，皆是判斷同意貸款與否的重要資訊。Kipp (2017) 也採實驗法，提供關鍵查核事項查核程序之敘述，檢視 191 位受試者之回應，發現增加查核程序的敘述，可增進投資人對審計及財報之信心。Sirois, Bédard, and Bera (2018) 使用眼球追蹤 (Eye-tracking) 之方式，設計一項至三項關鍵查核事項內容於查核報告，並包含必要的查核處理程序，以探討查核報告中報導關鍵查核事項之關聯性。結果發現關鍵查核事項能讓閱表人快速注意有關其所敘明的內容，然而也發現當關鍵查核事項項目太多，會減少閱表人對其他財報內容之關注。

在次級檔案 (archival data) 之實證研究，Smith (2017) 發現在執行新規定之後，查核報告的可讀性增加，尤其使用較負面或是具有不確定性的文字之敘述，效果更強，顯示揭露非標準式的查核報告對使用者是具溝通價值。同時，該文獻亦指出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查核報告可讀性較佳。Reid et al. (2019) 研究指出，揭露關鍵查核事項後，異常交易量是顯著提升，尤其資訊環境較弱之企業，其揭露之關鍵查核事項，異常交易量更為顯著增加，至於會計師揭露關鍵查核事項愈詳細，則異常交易量也愈高，證實揭露關鍵查核事項之訊息具價值攸關性。Bédard, Gonthier-Besacier, and Schatt (2019) 研究也發現，法國首次於查核報告中揭露會計師重大判斷事項之評估訊息，與異常應計數呈負向關聯，支持會計師揭露重大判斷事項有助於改善資訊之不對稱情況。Reid et al. (2019) 亦證實，查核報告中溝通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與異常應計數呈負相關，與盈餘反應係數呈現正向關聯，代表揭露重大不實風險後，盈餘品質有顯著地改善；有效抑制管理當局選擇激進之會計方法，有助於改善財報品質。

Lennox et al. (2018) 以英國公司為樣本，測試投資人在查核報告發布後三天內對重大誤述風險的市場反應，研究顯示，風險揭露與異常報酬間並無顯著關聯性，對異常交易量及股價亦無顯著影響；然而，在長窗期測試，發現關鍵查核事項之揭露能捕捉會計衡量的不確定性。Lennox et al. (2018) 推論重大誤述風險揭露不具有增額的資訊效果，其可能係因投資人已藉由法說會或重大訊息揭露之管道，捕捉到企業風險，致使重大不實表達事項對投資人而言，未具增額資訊之效果。Gutierrez, Minutti-Meza, Tatum, and Vulcheva (2018) 則以英國新式查核報告前後兩年作為研究期間，也未發現新式查核報告與異常應計數存有顯著關聯性；查核報告字數、溝通重大不實表達段落字數及重大不實項目也未與異常應計呈顯著關係。

陳穗婷等人 (2019) 探討臺灣新式查核報告對於資訊揭露品質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新式查核報告採行後，企業之裁決性應計數顯著降低，代表資訊揭露對盈餘品質有提升之現象；再者也發現，獨立董事設置之比率愈高，企業揭露關鍵查核事項之項目也較多。蘇

裕惠與李冠德 (2020) 檢視 2016 年之臺灣上市櫃公司揭露關鍵查核事項的數量對盈餘資訊內涵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關鍵查核事項的揭露數量之本身，雖不具顯著資訊內涵，但會降低盈餘與股價報酬率間的正向關係，而推論投資人對於關鍵查核事項的數量具傳遞風險訊號，影響盈餘資訊內涵之調節效果。Liao, Minutti-Meza, Zhang, and Zou (2019) 以香港公司為觀察對象，探討香港強制報導關鍵查核事項之規定，是否能提供增額之資訊內涵，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報導關鍵查核事項能對投資人帶來增額之資訊內涵。

綜上所述，與關鍵查核事項相關之實驗研究普遍顯示，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具關聯性，但次級檔案之實證結果未如實驗方法，國內外實證研究結論，仍趨於分歧 (陳穗婷等人 2019; Lennox et al. 2018; Reid et al. 2019)。

2.2 非結構化數據之會計審計研究

過往研究運用人工執行內容分析 (manual context analysis)，討論財務報告、法說會，或是網頁媒體資訊等非結構化數據 (Miller 2002; Boo and Simnett 2002; Yen, Hirst, and Hopkins 2007) 之資訊內涵，基於人力、時間與成本考量，皆僅能就小樣本進行分析，如 Yen et al. (2007) 僅分析 278 筆觀察值，而無法建置大量樣本，致使實證研究之解釋力不高，也難以一般化。況且無法排除人為的疲累、疏忽而不當編碼之偏誤，更不易進行雙重複驗以及完整性與正確性的驗證。

近年來，自然語言程式 (NLP) 之科技應用普及化，學術研究者結合文字資料探勘技術，使得人類原本無法瀏覽或閱讀之巨量資訊的分析成為可能，且大幅降低處理資訊之成本與時間，推升編碼之完整性與正確性的品質。Koyuncugil and Ozgulbas (2012) 使用文字資料探勘方法，為中小型企業設計財務困境預警系統，並以 7,853 家中小型企業為樣本，檢視該預警系統，共辨識出 31 種風險狀況，15 種風險指標，2 種預警信號和 4 種財務路線圖，以減輕金融風險。Patelli and Pedrini (2015) 分析年報中管理階層所揭露的詞彙與公司是否採用激進的會計準則之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詞彙愈偏向堅定 (resolute)、複雜 (complex) 與不吸引人 (not engaging) 者，愈可能採用較激進的會計準則。Buchholz, Jaeschke, Lopatta, and Maas (2018) 也指出有自戀傾向的經理人，會在年報中使用較為樂觀的詞彙。換言之，以文字揭露的非財務資訊對資本市場亦有其影響與意涵。

Yang et al. (2018) 運用 NLP，檢視公司年度報告中非結構化數據，評估公司自我辨識風險與審計公費之關聯性。以 2003~2012 年間的 Compustat 和 CRSP 數據庫 11,607 個為觀察值，辨識企業自行揭露的四大類風險 (財務、策略、營運與道德風險)，實證結果顯示，審計費用與公司財務、策略和運營風險呈顯著正相關。意指公司年報非結構化數據確實傳遞

相關風險之訊息，此研究有助於報告使用者，除關注結構化數據，也應將非結構化數據予以分析。Boskou et al. (2019) 也運用文字探勘技術，檢視雅典證券交易所 133 家上市公司年度報告中非結構化之內部稽核機制 (internal audit mechanisms)，並予以分類，以評估內部稽核品質 (Internal Audit Quality, IAQ)。Boskou et al. (2019) 實證結果顯示，年度報告中所用之詞彙、N 元語法 (N-Grams) 和財務指標 (financial indicators) 可提供 IAQ 的訊息，有助於公司之審計委員會或管理階層監督內部稽核之活動，評估內部稽核績效或改善內部稽核系統。

Fisher, Garnsey, and Hughes (2016) 指出，企業揭露的年度報告、管理決策與分析等具豐富的文本數據 (textual documents)，或能將 NLP 技術運用於會計、審計和財務領域的研究，解構非結構化數據，深化研究價值，以協助管制者或資訊使用者之決策擬定。同時近期也有愈來愈多的文獻，將文字探勘等技術運用在會計審計研究當中。故本文亦採用文字探勘方式，分析會計師查核報告上所揭露對於關鍵查核事項因應之道是否具溝通價值。

2.3 假說發展

過去討論關鍵查核事項之文獻，多以實驗設計方法，提供新式查核報告含關鍵查核事項之素材於受試者，檢視會計師陳述查核程序等相關內容，是否有助於財務報表使用者制定相關決策，增進會計師查核報告的溝通價值 (Czerney et al. 2014；Trpeska et al. 2017；Sirois et al. 2018)。實驗設計之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之回應，對投資決策、貸款決策均提供較多參考資訊，也有助於閱表人快速關注會計師所提之關鍵查核事項的查核處理程序。實證研究部分，現有文獻對於關鍵查核事項之影響，仍未有一致的結論。至於分析關鍵查核事項文字之檔案研究，目前尚無著墨。

儘管未有針對關鍵查核事項文字進行實證研究，但會計、審計和財務領域中，許多研究已針對文字進行分析，例如：Patelli and Pedrini (2015) 分析年報中管理階層所揭露的詞彙與公司是否採用激進的會計準則有關。Buchholz et al. (2018) 指出有自戀傾向的經理人，會在年報中使用較為樂觀的詞彙。Yang et al. (2018) 運用 NLP 辨識年報中之財務狀況、策略、營運和道德風險等四個風險，發現審計公費與公司財務狀況、策略和運營風險呈顯著正相關。Boskou et al. (2019) 也運用文字探勘技術，檢視年度報告中的文字資訊與內部稽核品質 (IAQ) 相關，有助於公司之審計委員會或管理階層評估內部稽核績效或改善內部稽核系統。換言之，以文字揭露的非財務資訊對資本市場有其影響與意涵，亦有助於對企業風險之辨識或 IAQ 的監督。

審計準則公報第 58 號「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之溝通」第 7 條指出：「關鍵查核事項係指會計師之專業判斷，自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選出對本期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

重要之事項」。PCAOB (2013) 也提及關鍵查核事項之定義為「會計師於適當評估時，需運用大量專業判斷之事項，或在評估及獲取證據時有困難之事項」。58 號公報第 12 條也規定，查核人員應於查核報告中說明如何於查核中因應該關鍵查核事項。由此可知，關鍵查核事項訊息之目的係使閱表人聚焦於會計師在查核時，深具挑戰性之事項及查核時之困難處，並陳述對關鍵查核事項所執行之因應查核程序，以提升查核報告之溝通價值。因此，會計師在個別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時，需說明如何在查核中因應該關鍵查核事項所述之風險。故閱表人除瞭解關鍵查核事項之項目與數量外，亦可透過關鍵查核事項之文字敘述，更加瞭解會計師查核過程與該關鍵查核事項之風險。

根據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經商字第 10402432890 號）第 12 條，會計師規劃查核工作時，應依行業特性及審計準則公報第 48 號「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及第 49 號「查核人員對所評估風險之因應」規定辦理。因此，會計師執行財務報告之查核目標與查核程序的流程，應涵蓋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評估風險相關之查核目標，執行風險評估程序，以及進一步查核程序，以因應所評估個別項目聲明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包括交易及揭露相關之查核目標，餘額及揭露相關之查核目標，執行控制測試與證實程序。

所謂風險評估程序，根據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 48 號「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第 5 條，係經由對受查者及其環境之瞭解，以辨認並評估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整體財務報表及個別項目聲明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所執行之程序。當查核人員辨識風險後，根據審計準則公報第 49 號「查核人員對所評估風險之因應」第 6 條規定，查核人員應設計及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以因應所評估個別項目聲明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而在進一步查核程序設計時，依據審計準則第 49 號第 46 條規定，查核人員所評估之風險愈高，愈需取得更具說服力之查核證據。Arens, Elder, Beasley, and Hogan (2020) 的審計風險模型中也指出，在既定可接受審計風險下，當受查客戶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愈高，查核人員可接受的偵察風險愈低，所需查核證據之數量可能較多，反之，則可允許較高的偵察風險，所需之查核證據數量可能較少。依查核實務角度觀之，會計師先對受查客戶之產業及其內部控制環境進行瞭解，評估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若信賴內部控制之有效性則進行控制測試，再執行證實程序；然受查客戶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偏高，會計師未信賴其內部控制之有效性，則直接執行證實程序，收集充分適切之餘額測試證據，以為表達意見之合理依據。

我國上市櫃公司之查核報告中，約有超過五成企業揭露與銷貨收入有關之關鍵查核事項，即有半數以上之公司被會計師認定收入事宜具挑戰性及困難度。因此，會計師辨識收

人為關鍵查核事項後，將依公報規定揭露會計師對於收入之因應查核程序。在有限的查核報告篇幅中，基於前述之審計學理、審計準則及查核實務觀點，若會計師未提及所進行之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代表會計師查核過程中，發現客戶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可能較低，會計師必須透過較多的進一步查核程序加以驗證客戶銷貨收入認列是否存在重大誤述。此時，若會計師執行並在查核報告中陳述較多的證實程序，代表會計師取得更攸關與可靠的證據，作為其調整客戶財務報表銷貨收入金額之合理依據。因此本文推論，當會計師未提及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逕而陳述執行較多查核程序者，營收差異愈大。

另一方面，若會計師在關鍵查核事項中提及所進行的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則應進一步區分，會計師根據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之結果，決定之偵察風險水準高低，並影響進一步查核程序之多寡。若會計師評估受查客戶之風險較低，則允許較高的偵察風險，使進一步查核程序數量可能降低。反之，若會計師透過風險評估程序判斷受查客戶風險較高，需執行較多的證實程序。綜上所述，本文推論，當會計師在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後，選擇執行較少之進一步查核程序者，代表會計師認為客戶收入科目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較低，會計師調整客戶自結營收的可能性較小；當會計師在風險評估程序後，決定執行較多的進一步查核程序，可能取得較適切的查核證據，藉以支持會計師調整客戶自結營收之數額，而產生會計師對於營收查核數與客戶自行申報營收數可能存在較大差異。

綜上之推論，本文建立假說 H1(a)、H1(b) 與 H1(c) 如下：

H1(a)：當會計師未提及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逕而陳述執行較多查核程序者，營收差異愈大。

H1(b)：當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同時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陳述風險評估程序較多，同時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者，營收差異愈小。

H1(c)：當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同時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會計師陳述風險評估程序較少，同時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者，營收差異較大。

3.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探討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因應之查核程序對於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是否具有關聯性。首先說明樣本選取與資料來源，接著建立實證模型，最後說明變數定義及衡量。

3.1 樣本選取與資料來源

基於提升會計師財務報表查核報告的資訊內涵及透明度，我國證券主管機關要求上市櫃公司自 2016 年度財務報告開始適用新式財務查核報告。因此本研究以 2016 年至 2018 年採用新式財務查核報告之公司為研究對象¹。樣本篩選經過如表 1。由表 1 Panel A 可知，2016 年至 2018 年揭露有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上市上櫃共計有 2,472 筆觀察值。產業分布情形如表 1 Panel B 所示，電子工業佔 52.346% 是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最多之產業，其次是化學生技醫療為 8.172%，最少者有玻璃陶瓷之 0.243%；造紙工業 0.243% 以及水泥工業 0.121%。

關鍵查核事項資料取自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簡稱 MOPS) 之揭露新式財務查核報告；自行申報營收資料主要蒐集亦來自公開資訊觀測站之申報資訊以及台灣經濟新報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之月營收資料檔。有關財務資訊、公司治理及會計師資訊等資料則分別取自 TEJ 中的財務資料庫、公司治理及審計品質資料庫。

3.2 實證模型

本文主要測試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因應查核方式之揭露是否具關聯性，因此，以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之差異為本文之被解釋變數 (營收差異數)，同時採差異絕對值 (LNABSDIF) 與兩者差異佔會計師查核數及公司自行申報數之比率 (DIFRATIOA、DIFRATIOC/ 營收差異比) 衡量之。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有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方納入營收差異的分析樣本。相對地，無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揭露，便不在本研究樣本中，而可能造成營收差異樣本產生自我選擇偏誤 (self-selection bias)。至於未揭露收入關鍵查核的公司特質，由於關鍵查核事項的辨識係經由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結果，然財務報表訊息仍具專業性，有賴治理結構之董事會的財務專家參與 (吳淑幸 2018；戴怡蕙 2020)；會計師的專業程度對於關鍵查核事項的辨識亦具高度關聯性 (曾家璿與史雅男 2019)。因此本文以董監事中具有會計專長董監事人數以及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予以捕捉其特徵。

因應樣本自我選擇偏誤的問題，本文引用 Heckman (1979) 所提兩階段估計法予以校正之 (Li 2009，廖益興、高儷華與單騰筌 2018)。Heckman Probit selection equation [即下列式 (1)] 的解釋變數除式 (2) 原本的 12 個控制變數與產業別及年度虛擬變數，再納入 2 個變數

¹ 金管會規定上市及上櫃公司應於 2016 年度財務報表適用新式查核報告，興櫃公司與未上市 (櫃) 之公開發行公司，自 2017 年適用新式查核報告，唯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得不於查核報告中揭露關鍵查核事項。由於興櫃公司與上市櫃公司的要求嚴謹度是有差異，採納審查委員的建議，在樣本篩選過程中，刪除興櫃公司，因此本文僅以上市上櫃公司為樣本。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表 1 樣本篩選經過

Panel A：全部樣本				
	2016	2017	2018	Total
原始樣本	1,554	1,593	1,652	4,799
財務資料缺失	(22)	(23)	(25)	(70)
公司治理評鑑缺失	(120)	(99)	(137)	(356)
最終樣本數	1,412	1,471	1,490	4,373
有揭露收入相關關鍵查核事項之觀察值	786	810	876	2,472
佔最終樣本比率	31.8%	32.8%	35.4%	100%
Panel B：有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樣本產業分佈				
	公司數	佔樣本比率		
水泥工業	3	0.121%		
食品工業	35	1.416%		
塑膠工業	36	1.456%		
紡織工業	88	3.560%		
電機機械	147	5.987%		
電器電纜	22	0.890%		
化學生技醫療	202	8.172%		
玻璃陶瓷	6	0.243%		
造紙工業	6	0.243%		
鋼鐵工業	48	1.942%		
橡膠工業	19	0.769%		
汽車工業	12	0.485%		
電子工業	1,294	52.346%		
建材營造	160	6.472%		
航運	49	1.982%		
觀光	74	2.993%		
貿易百貨	44	1.780%		
文化創意	49	1.982%		
油電燃氣	26	1.052%		
其他	151	6.108%		
合計	2,472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影響企業查核報告上是否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的變數 (ACCEXP、EXPERT)。若第二階段估計式中 IMR 係數顯著，代表式 (2) outcome equation 的殘差項和式 (1) selection equation 的殘差項存在關聯性，並已控制揭露收入為關鍵查核事項與否之樣本自我選擇偏誤的影響。然 IMR 係數在第二階段估計式中不顯著，意謂著樣本自我選擇偏誤的影響不嚴重。本文之兩階段實證模型建立如下：

3.2.1 第一階段：影響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的因素

$$\begin{aligned} KAM = & \gamma_0 + \alpha_1 ACCEXP + \alpha_2 EXPERT + \alpha_3 DIFFQ3 + \alpha_4 LNNTA + \alpha_5 LEV + \alpha_6 ROA + \\ & \alpha_7 LIQ + \alpha_8 LNAGE + \alpha_9 CG + \alpha_{10} DA + \alpha_{11} BIG4 + \alpha_{12} TENURE + \alpha_{13} TIMED + \\ & \alpha_{14} NOTE + \sum_{k=1}^{k=18} \beta_k IND_k + \sum_{k=1}^{k=2} \delta_k YEAR_k + \theta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 KAM：有揭露收入之關鍵查核事項者為 1，其餘為 0；
- ACCEXP：董事會中，會計專家董監事的人數；
- EXPERT：會計師產業專家之虛擬變數，企業聘任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客戶數為產業最多者設為 1，其餘設為 0。
- DIFFQ3：第三季季報會計師營收核閱數與公司自行公告營收數差異佔會計師營收核閱數之比率；
- LNNTA：公司規模，總資產（千元）取自然對數；
- LEV：負債比率，總負債 / 總資產；
- ROA：資產報酬率；
- LIQ：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 流動負債；
- LNAGE：公司成立年限，取自然對數；
- CG：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公佈之公司治理評鑑分數，共分 7 個級距，公司治理最佳者為 7，最差者為 1；
- DA：依據 Kothari et al. (2005)，採加入當期 ROA 調整之模型，計算之裁決性應計數；
- BIG4：簽證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之虛擬變數，公司之查核會計師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者，BIG4 = 1，否則 BIG4 = 0；
- TENURE：查核會計師事務所之任期；
- TIMED：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 NOTE：查核報告中，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內提及附註的次數；

IND：控制產業之虛擬變數；
 YEAR：控制年度之虛擬變數；
 θ ：殘差項。

3.2.2 第二階段：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對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差異之影響

$$LNABSDIF = \gamma_0 + \alpha_1 FAP + \sum_{k=1}^{k=14} \beta_k Control_k + a_3 IMR + \varepsilon \quad (2)$$

$$LNABSDIF = \gamma_0 + \alpha_1 HRLF + a_2 HRHF + a_3 LRHF + \sum_{k=1}^{k=14} \beta_k Control_k + a_4 IMR + \varepsilon \quad (3)$$

其中：

LNABSDIF：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差異之絕對金額取自然對數後之金額（營收差異數）。本文另以差異比率進行衡量，分別為

DIFRATIOA：LNABSDIF 佔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取自然對數之比率（A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C：LNABSDIF 佔公司自結營收取自然對數之比率（C 營收差異比）。

RAP：查核報告中，收入相關之關鍵查核事項，會計師提及查核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之次數；

FAP：查核會計師查核收入之會計師查核收入之進一步查核程序出現次數；

HRLF：會計師提及風險評估程序次數高於同產業之中位數，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次數低於同產業之中位數者設為 1，其餘設為 0。

HRHF：會計師提及風險評估程序次數高於同產業之中位數，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次數高於同產業之中位數者設為 1，其餘設為 0。

LRHF：會計師提及風險評估程序次數低於同產業之中位數，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次數高於同產業之中位數者設為 1，其餘設為 0。

$\sum_{k=1}^{k=14} \beta_k Control_k$ ：Control 涵蓋 DIFFQ3、LNTA、LEV、ROA、LIQ、LNAGE、CG、DA、BIG4、TENURE、TIMED、NOTE、IND 以及 YEAR 等 14 項變數，衡量與第一階段模式變數相同；

IMR：第一階段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模型所求得 inverse mill's ratio；

ε ：殘差項

3.3 變數定義與衡量

3.3.1 第一階段：影響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的因素

3.3.1.1 被解釋變數 (KAM)

當會計師對於受查客戶揭露有收入相關之關鍵查核事項時，KAM 為 1，其餘為 0。

3.3.1.2 解釋變數

因應本研究樣本可能產生自我選擇偏誤的問題，參酌 Li (2009) 與廖益興等人 (2018) 處理方式於第一階段 Probit model 中納入第二階段 OLS model 之 12 個控制變數，包括第三季季報會計師營收核閱數與公司自行公告營收數差異佔會計師營收核閱數之比率 (DIFFQ3)、公司規模 (LNTA)、負債比率 (LEV)、資產報酬率 (ROA)、流動比率 (LIQ)、公司成立年限 (LNAGE)、公司治理評等 (CG)、裁量性應計數 (DA)、大型會計師事務所 (BIG4)²、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TENURE)、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內提及附註的次數 (NOTE) 納入控制，也納入產業別及年度虛擬變數。再納入 2 個影響企業查核報告上是否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因素，分別為董監事中具有會計專長董監事的人數 (ACCEXP)，以及產業專家 (EXPERT)³。

審計準則公報第 58 號「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之溝通」第 7 條「關鍵查核事項係指會計師之專業判斷，自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選出對本期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吳淑幸 (2018) 與戴怡蕙 (2020) 指出治理單位運作之效能與董事會之財會專家比率有高度相關，因此本文納入公司董監事中具有會計專長董監事人數 (ACCEXP)，以衡量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互動。此外，曾家璿與史雅男 (2019) 發現會計師為產業專家與 KAM 之辨識有關係，Bauwhede and Willekens (2004) 與廖益興等人 (2018) 均發現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客戶家數較多時，可因產業專精提升查核品質，因此本文參考 Bauwhede and Willekens (2004) 與廖益興等人 (2018) 之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客戶數在該產業的市場佔有率以衡量會計

²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與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釋放的審計品質異質化效果。

³ 感謝審查委員對樣本選擇偏誤模型的建議。本文納入 2 個影響企業查核報告上是否揭露收入為關鍵查核事項之因素。董監事中具有會計專長董監事人數 (ACCEXP)，在有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公司中，平均值為 1.423，在沒有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公司為 1.504，兩組差異 T-value 為 2.19 (p-value 為 0.028)。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該變數在揭露有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樣本中，平均值為 0.353，在未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樣本中，平均值為 0.429，兩組差異檢定之 Chi-square 值為 25.891 (p-value 為 0.001)。由此可以推論，董監事中具有會計專長董監事人數以及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產業專家與企業查核報告上是否揭露收入為關鍵查核事項具顯著關聯。再者，第一段模型的實證結果顯示，此二個變數皆對企業是否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有顯著影響。因此，本文以前述二個變數作為影響企業查核報告上是否揭露有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新增決定因子。

師產業專精程度。當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客戶數為產業最多者，產業專家 (EXPERT) 則設為 1，其餘設為 0。⁴

3.3.2 第二階段：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對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差異之影響

3.3.2.1 被解釋變數 (LNABSDIF、DIFRATIOA、DIFRATIOC)

營業收入係投資人、利害關係人及管理階層，評估公司財務或業務績效之主要指標。據此，證券主管機關依我國證交法發布上市（櫃）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規定公司每月 10 日前皆須公告上個月之營收，其目的在要求上市公司定時揭露財務報告資訊，使公司營運狀況透明化，以供相關人士決策所需。因此，本研究依據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5 款，於每月 10 日前申報上月份營收數（自行申報營收），並合計 1~12 月之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則於次年 3 月底前出具年度財務查核報告之營收查核數，二者之差異數為本文之被解釋變數（營收差異數）。該營收差異數之衡量係類似楊孟萍、林瑞青與盧怡倫 (2004) 與張森河、黃劭彥、王登仕與康熙宗 (2018) 之盈餘揭露偏誤，以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之差異，採差異絕對值 (LNABSDIF) 與比率 (DIFRATIOC、DIFRATIOA) 兩種方式分別衡量之。其計算式表達如下：

$$LNABSDIF = \ln(|SDR - AR| + 1) \quad (4)$$

$$DIFRATIOC = \frac{\ln(|SDR - AR| + 1)}{\ln(SDR)} \quad (5)$$

$$DIFRATIOA = \frac{\ln(|SDR - AR| + 1)}{\ln(SDR)} \quad (6)$$

其中：

SDR：自行申報營收；

AR：查核營收；

LNABSDIF：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差異 (營收差異數)；

DIFRATIOC：LNABSDIF 佔公司自結營收取自然對數之比率 (C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A：LNABSDIF 佔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取自然對數之比率 (A 營收差異比)。

⁴ 過去較少有文獻討論影響公司營收差異之研究，本文盡可能搜尋相關文獻 (楊孟萍等人，2004；張森河等人，2018)，皆未發現有提及董事會產業專家董監事人數 (ACCEXP) 與會計師產業專家 (EXPERT) 影響營收差異。因此，並無證據顯示選擇模型中加入的董事會產業專家董監事人數 (ACCEXP) 與會計師產業專家 (EXPERT) 將影響第二階段的營收差異。

3.3.2.2 解釋變數 (RAP、FAP)

本文主要目的為檢視會計師所揭露關鍵查核事項因應查核程序之訊息是否傳遞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解析非財務資訊之文字頻率訊息，與會計數據聯結與分析，以驗證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是否具關聯性。

關於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因應查核程序之衡量，係依據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 48 號「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第 49 號「查核人員對所評估風險之因應」、第 50 號「分析性程序」以及第 53 號「查核證據」等查核因應程序，並參考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第 13 條則規定以及 21 條對營業收入之主要查核程序，而分為會計師查核收入之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而查核程序之規劃與進一步查核程序係屬會計師專業之判斷，其可運用各種查核程序收集足夠與適切之查核證據，故本研究依此兩大查核程序之合計數進行分析。

至於會計師查核收入之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由於查核報告書中關鍵查核事項之因應查核程序為非結構性的文字檔案，依人工一本一頁編輯關鍵查核事項之因應查核程序的相關詞彙並予以統計出現次數，非常耗時耗力，亦無法排除人為編碼之偏誤。而研析公司揭露的年度報告、管理決策與分析等文本數據，已透過文字資料探勘技術運用於會計、審計領域的研究，其技術可行性大幅提升且研究成效已彰顯 (Pattelli and Pedrini 2015；Buchholz et al. 2018；Yang et al. 2018；Boskou et al. 2019)。故本文以文字資料探勘技術，首先將會計師查核報告之收入關鍵查核事項的公司整理出來，並擷取會計師之因應查核程序的全文，再讀入 python 中。然後根據我國審計準則公報之第 48 號、第 49 號、第 50 號等相關規範之程序，以及收入之查核程序，而辨識關鍵詞彙並建構詞庫包括瞭解、了解、取得……截止測試等。應用中文斷詞系統，導入本研究所自訂之關鍵詞彙，撰寫 python 程式而自動擷取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所提及查核程序詞彙之頻率 (即次數)，成為詞頻矩陣量化數據 (Document-Term Frequency Matrix)，最後統計每家公司之各關鍵詞彙出現之次數⁵。

⁵ 範例：

- (1) 讀入此文本「本會計師對於上述所述層面事項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瞭解並測試相關之主要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取得經銷商之銷貨收入明細，抽核訂單及出貨通知單回簽等相關資訊，測試其銷貨收入認列之真實性。針對前述收款回單之匯款對象與訂單對象不一致者，取得銷售對象之營業執照及匯款不一致原因之聲明書。」
- (2) 應用中文斷詞系統，導入本研究所自訂之關鍵詞彙 (瞭解、了解、取得……期末截止日前後)。
- (3) 瞭解 了解 取得 評估 內部控制 其餘關鍵詞彙均為 0
1 0 2 0 1
- (4) 該樣本為 $RAP_U = (1+2) = 3$ ； $FAP_IC = 1$ ；其餘關鍵詞彙均為 0。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鑒於查核程序之規劃與執行係屬會計師專業之判斷，查核團隊可採用不同查核策略，並可運用各種查核程序收集足夠與適切之查核證據，作為出具查核意見之基礎。換言之，不同會計師對於相同案件亦可能選擇執行不同的查核程序。因此本文並未對個別查核程序逐一檢測，而以審計工作執行中，兩大不同類型之查核程序合計數進行分析。在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相關之查核程序，納入之詞彙包括 RAP_U：瞭解；RAP_OBS：觀察；RAP_INQ：詢問；RAP_ANY：分析性程序；RAP_EXM：檢查等程序（建構詞庫內容詳見附錄一），依會計師於文本中出現這些詞彙之次數予以加總，從而得到本研究所衡量之查核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之出現次數 (RAP)。至於會計師查核收入之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則涵蓋 FAP_IC：內部控制；FAP_FT：加總；FAP_CAMP：比較；FAP_SAP：抽樣；FAP_TRANS：交易測試；FAP_SUB：細項證實測試；FAP_CFIRM：函證；FAP_COUNT：盤點；FAP_CUT：截止測試等程序（建構詞庫內容詳見附錄一），並合計其次數，即為本研究之會計師查核收入之進一步查核程序之出現次數 (FAP)。

迴歸模型 (3) 之樣本為會計師在查核報告上同時陳述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的觀察值。由於在審計理論與實務上都指出，當會計師所執行之風險評估程序，將影響其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之多寡。故本研究依據會計師所陳述之程序數量多寡，依據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二變數之中位數訊息，分為四組，會計師提及風險評估程序次數高於同產業之中位數，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次數低於同產業者，為風險評估程序較多，而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 (HRLF)。會計師提及風險評估程序次數高於同產業之中位數，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次數高於同產業者，為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較多且進一步查核程序亦較多 (HRHF)。會計師提及風險評估程序次數低於同產業之中位數，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次數高於同產業者，為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較少但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 (LRHF)。會計師提及風險評估程序次數低於同產業之中位數，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次數低於同產業者，為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較少但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 (LRLF) 的企業作為另外三組之比較基礎。HRLF 代表會計師評估受查客戶風險較低而以大量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降低進一步查核程序執行之數量。HRHF 與 LRHF 可能代表會計師在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後，認為客戶風險較高，因此決定執行較多的進一步查核程序。

3.3.2.3 控制變數

本文主要參酌楊孟萍、林瑞青與盧怡倫 (2004)；張森河、黃劭彥、王登仕與康熙宗 (2018) 以及 Lennox, Wu, and Zhang (2014) 之盈餘揭露偏誤之研究文獻，加入影響營收差異的控制變數，包括財務特性、公司治理特性與會計師特性等因素 (楊孟萍等人 2004；范宏書、陳慶隆、李淑華與謝永明 2008；薛敏正、邱彥毅與邱詩婷 2017；張森河等人 2018；

Amir and Livnat 2005 ; Lennox et al. 2014)。

有關財務特性之變數包括第三季季報會計師營收核閱數與公司自行公告營收數差異佔會計師營收核閱數之比率 (DIFFQ3)、公司規模 (LNTA)、負債比率 (LEV)、資產報酬率 (ROA)、流動比率 (LIQ) 以及公司成立年限 (LNAGE)。鑒於會計師須對季報進行核閱，第三季季報之會計師營收核閱數與公司自行公告營收數差異數亦可能影響關鍵查核事項的揭露，因此納入第三季季報會計師營收核閱數與公司自行公告營收數差異佔會計師營收核閱數之比率 (DIFFQ3)。公司規模與資訊揭露品質之關係，認為公司規模越大，固有風險 (inherent risk) 愈高，致使先天性資訊揭露較易產生誤差；但也論述基於公司規模愈大可投入資源愈多，而建置有效內部控制降低控制風險，使得資訊揭露偏誤降低，因此本文未預期公司規模與營收差異數之方向。據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指出，公司舉債融資時，參與公司經營之內部股東與債權人間即產生代理關係，而選擇投資於風險性較高之投資方案，使潛在性財富從債權人 (固定求償者) 移轉至股東 (剩餘求償者)，產生自利行為，故公司負債比例 (LEV) 與營收差異數呈正相關 (楊孟萍等人 2004)。資產報酬率 (ROA) 是評價企業資產運營效益的重要指標，當企業有效運用資產，則能增進整體獲利能力，公司較無誘因去操弄盈餘 (Lennox et al. 2014)，甚至營收，故本文預期資產報酬率愈高，則營收差異數愈小，方向為負相關。流動比率 (LIQ) 是衡量企業短期風險的指標，適宜流動比率有助於公司短期資金需求，但不宜過高也不宜過低，故本文預期流動比率與營收差異數相關。Anthony and Ramesh (1992) 指出營收管理誘因會隨企業生命週期改變，與公司成立年限多寡有密切關係，故納入上市年數 (LNAGE) 予以控制。

薛敏正等人 (2017) 實證結果發現，在公司治理評鑑系統實施後，裁決性應計數絕對值明顯下降，顯見評鑑系統的實施可引進額外的自我約束力量。林俊傑、劉梧柏與黃華瑋 (2018) 研究結果發現，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與公司價值是呈現顯著正向相關。因此，公司治理特性主要納入公司治理評等 (CG)，公司治理評等則依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公佈之公司治理評鑑分數，共分 7 個級距，公司治理最佳者為 7，最差者為 1。

會計師之查核工作，對公司財務報告資訊品質扮演重要把關的角色，是故查核品質良窳，自與財務報告之揭露行為息息相關。楊孟萍等人 (2004) 和張森河等人 (2018) 也認為大型會計師事務所 (BIG4) 查核品質是優於非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故本文預期大型會計師事務所 (BIG4) 與營收差異數呈負相關。根據張森河等人 (2018) 探討盈餘揭露偏誤原因，研究結果顯示，審計任期 (TENURE) 愈長反而提高自結盈餘與公告盈餘偏誤，因此本文亦納入會計師事務所任期與以控制對於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查核營收之差異影響。考量個別會計師的簽證風格不同，簽證會計師所釋放的審計品質之異質化，則納入個別企業之裁量性應

計數 (DA) 以衡量不同簽證會計師所釋放的審計品質異質化效果，DA 之計算係依據 Kothari, Leone, and Wasley (2005)，採加入當期 ROA 調整之模型為之。

范宏書等人 (2008) 指出公司所揭露之自結盈餘，在某種程度可視為公司管理當局盈餘報導的企圖，而會計師查核後審定的盈餘則為會計師與審計客戶協商妥協之後的產品，故將自結盈餘減審定盈餘之差額稱為總審計調整數。范宏書等人 (2008) 之實證結果顯示，無論以原始總審計調整數的絕對值或原始總審計調整數佔會計師審定後的報導盈餘數絕對值之比率的衡量指標，皆顯著與財務報表公佈時間落差呈顯著的正向關係。故將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 納入控制。也納入查核報告中，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內提及附註的次數 (NOTE)。並納入第一階段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模型所求得 inverse mill's ratio (IMR)，將 IMR 代入第二階段之 OLS 迴歸模型，予以控制樣本自我選擇之偏誤。

本文為了控制不同產業之風險影響，本文設置產業虛擬變數 (IND)，以控制產業效果。營收管理水準可能受到年度之差異影響 (Myers, Myers, and Omer 2003)，故也納入年度予以控制，以提高模型設定之正確性。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主要檢測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因應查核方式之揭露是否具關聯性，探討收入查核程序之揭露與自結營收與會計師查核營收差異之關聯性。首先，說明樣本各變數的敘述性統計值；其次，迴歸分析的實證結果；最後，顯示敏感性分析。

4.1 敘述性統計

表 2 Panel A 報導第一階段之影響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因素，其各研究變數的敘述統計量，所有連續變數都 winsorize 到 99% 與 1% 水準。就整體樣本而言，有 56.5% 之企業，其關鍵查核事項是列示為收入，顯示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有過半數以上企業被會計師判斷為本期重要查核項目。有關公司董監事中具有會計專長董監事的人數 (ACCEXP)，平均 (中位數) 而言為 1.453(1)；最小值 0，最大值 5。樣本中有 38.6% 公司聘任產業專精會計師事務所為簽證會計師事務所。資產報酬率 (ROA) 平均 (中位數) 而言，0.036(0.038)；最小值 -0.245，最大值 0.225，資產運用狀況稍弱。流動比率 (LIQ) 平均 (中位數) 而言，2.792(1.947)；最小值 0.539，最大值 20.166，顯見各公司間之短期償債能力各有高低，差距很大。約 88.9% 公司之查核會計師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BIG4)；至於公司自結營收公佈

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平均數 (中位數) 是 67.075 (70)，最小值為 27，而最大值為 81，申報日期介於 3 月初居多。

表 2 Panel B 為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上市櫃公司樣本之各變數敘述性統計。由表 2 Panel B 可知，樣本公司之營收差異數 (A 營收差異比、C 營收差異比) LNABSDIF (DIFRATIOA、DIFRATIOC) 平均數為 4.122(0.270、0.270)，中位數為 2.602(0.181、0.181)，最小值皆為 0，最大值則為 17.027(1.151、1.019)，顯示樣本的營收差異數是分歧具高變異。收入之查核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之平均數 (中位數) 為 1.094(1) 個程序，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10。在會計師查核收入之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之平均數 (中位數) 為 5.282(5) 個程序，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21 個程序。

本文進一步將查核收入之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之有無再進行樣本分析，分別列示於表 2 Panel C 與表 2 Panel D。由表 2 Panel C 可知，在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為 0 之下，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之平均數 (中位數) 為 5.253 (5) 個程序，最小值為 1.000，最大值為 19 個程序。另由表 2 Panel D 顯示，在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大於 0 之下，收入之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之平均數 (中位數) 為 1.764 (1.500) 個程序，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10。在會計師查核收入之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之平均數 (中位數) 為 5.302 (5) 個程序，最小值為 1.000，最大值為 21 個程序。

至於控制變數之分布情形，在表 2 Panel B 顯示，就公司財務特性而言，第三季季報會計師核閱營收數與公司自行公告營收數差異佔會計師核閱營收數之比率 (DIFFQ3)，平均 (中位數) 而言，3.395(0)；最小值 0，最大值 12.515，顯然在第三季季報已存在差異。至於公司規模 (LNTA)、負債比率 (LEV)、資產報酬率 (ROA)、流動比率 (LIQ) 以及公司成立年限 (LNAGE) 之平均數 (中位數) 分別為 15.423 (15.176)、0.403 (0.406)、0.042 (0.041)、2.672 (1.965) 及 3.287 (3.367)，平均而言，樣本公司存在稍許差異、整體觀察值財務風險中等、資產營運績效尚佳、短期債務清償能力強。至於公司治理評等分布情形，係依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公佈之公司治理評鑑分數，共分 7 個級距，公司治理最佳者為 7，最差者為 1，故 CG 之平均數 (中位數) 而言，3.561 (4)。依據 Kothari et al. (2005)，採加入期 ROA 調整之模型，計算之裁決性應計數 (DA)，其 DA 平均數 (中位數) 為 -0.028 (-0.016)。約 88.6% 公司之查核會計師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BIG4)；至於查核會計師事務所之任期 (TENURE)，平均數 (中位數) 為 15.907(16)，最小值為 1 年，而最大值為 36 年。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平均數 (中位數) 是 67.119 (70)，最小值為 27，而最大值為 81，申報日期介於 3 月初居多。查核報告中，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內提及附註的次數 (NOTE)，平均數 (中位數) 為 0.143 (0)，最小值為 0，而最大值為 4，附註次數不多之主要原因係附註多列於關鍵查核事項理由段之陳述，而非會計師對

關鍵查核事項所述之因應方式段落。有關表 2 Panel C 與表 2 Panel D 之控制變數分布情形，與表 2 Panel B 類似。

至於各變數間之相關性，在第一階段被解釋變數之類別變數下，進行 Spearman 相關係數之分析，第二階段被解釋變數之連續變數則採 Pearson 相關係數之分析，予以檢測，相關係數均未超過 0.7，本文進行後續迴歸分析時，個別變數 VIF 都小於 5，顯示存在共線性之疑慮不大⁶。

表 2 樣本敘述性統計

Panel A：全部樣本 (N = 4,373)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KAM	0.565	0.496	0.000	1.000	1.000
ACCEXP	1.453	1.199	0.000	1.000	5.000
EXPERT	0.386	0.486	0.000	0.000	1.000
DIFFQ3	3.480	4.067	0.000	0.000	12.515
LNTA	15.436	1.404	12.917	15.231	19.843
LEV	0.402	0.176	0.051	0.407	0.801
ROA	0.036	0.074	-0.245	0.038	0.225
LIQ	2.792	2.767	0.539	1.947	20.166
LNAGE	3.3085	0.522	1.792	3.367	4.174
CG	3.485	1.864	1.000	3.000	7.000
DA	-0.039	0.295	-1.691	-0.005	0.952
BIG4	0.889	0.341	0.000	1.000	1.000

⁶ 有關變數間之是否存在共線性問題，本研究進行 Spearman 與 Pearson 相關係數之分析，予以檢測。第一階段之 Spearman 相關係數矩陣分析顯示，主要解釋變數與是否揭露收入為關鍵查核事項 (KAM) 之相關性，會計專家董事的人數 (ACCEXP)、會計師產業專家 (EXPERT)、公司成立年限 (LNAGE)、裁決性應計數 (DA)，與是否揭露收入為關鍵查核事項 (KAM) 呈顯著負相關，而與資產報酬率 (ROA)、公司治理評等 (CG) 以及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內提及附註的次數 (NOTE)，呈顯著正相關。第二階段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矩陣分析顯示，主要解釋變數與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之差異 (LNABSDIF、DIFRATIOA、DIFRATIOC) 之相關性，與會計師查核收入之查核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出現次數 (RAP) 呈負相關但不顯著，然與會計師查核收入之進一步查核程序出現次數 (FAP) 呈正相關且達 1% 之顯著性。此顯示，會計師陳述較多之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則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之差異則愈大。至於控制變數與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之差異 (LNABSDIF、DIFRATIOA、DIFRATIOC) 之相關性，與公司規模 (LNTA)、負債比率 (LEV)、公司成立年限 (LNAGE)、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TENURE) 以及公司自結營收公布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呈顯著正相關；而與資產報酬率 (ROA)、流動比率 (LIQ)、公司治理評等 (CG) 以及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BIG4)，呈顯著負相關。有關各變數間之關係，各有正與負之關係，部分變數間亦達 1% 顯著關聯性，然相關係數均未超過 0.7，本文進行後續迴歸分析時，個別變數 VIF 都小於 5，顯示存在共線性之疑慮不大。

表 2 樣本敘述性統計 (續)

Panel A：全部樣本 (N = 4,373)					
TENRUE	16.038	8.501	1.000	16.000	36.000
TIMED	67.075	10.798	27.000	70.000	81.000
NOTE	0.081	0.353	0.000	0.000	4.000
Panel B：有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樣本 (N = 2,472)					
LNABSDIF	4.122	4.291	0.000	2.602	17.027
DIFRATIOA	0.270	0.276	0.000	0.181	1.151
DIFRATIOC	0.270	0.276	0.000	0.181	1.019
RAP	1.094	1.167	0.000	1.000	10.000
FAP	5.282	2.537	1.000	5.000	21.000
DIFFQ3	3.395	4.049	0.000	0.000	12.515
LNTA	15.423	1.415	12.917	15.176	19.843
LEV	0.403	0.170	0.051	0.406	0.801
ROA	0.042	0.071	-0.245	0.041	0.225
LIQ	2.672	2.358	0.539	1.965	20.166
LNAGE	3.290	0.519	1.792	3.367	4.174
CG	3.560	1.859	1.000	4.000	7.000
DA	-0.062	0.320	-1.691	-0.009	0.952
BIG4	0.886	0.318	0.000	1.000	1.000
TENRUE	15.907	8.275	1.000	16.000	36.000
TIMED	67.119	10.813	27.000	70.000	81.000
NOTE	0.143	0.460	0.000	0.000	4.000
Panel C：僅揭露進一步查核程序之樣本 (RAP = 0, N = 938)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LNABSDIF	4.130	4.290	0.000	3.101	17.027
DIFRATIOA	0.271	0.277	0.000	0.196	1.033
DIFRATIOC	0.271	0.277	0.000	0.196	0.965
FAP	5.253	2.728	1.000	5.000	19.000
LNTA	15.402	1.435	12.917	15.138	19.843
LEV	0.397	0.176	0.051	0.390	0.801
ROA	0.041	0.075	-0.245	0.042	0.225
LIQ	2.660	2.203	0.539	2.023	20.166
LNAGE	3.279	0.539	1.792	3.332	4.174
CG	3.564	1.841	1.000	3.500	7.000
DA	-0.065	0.300	-1.691	-0.013	0.952
BIG4	0.924	0.265	0.000	1.000	1.000
TENRUE	15.269	8.407	1.000	14.000	36.000
TIMED	67.252	10.797	27.000	70.000	81.000
NOTE	0.095	0.395	0.000	0.000	4.000

表 2 樣本敘述性統計 (續)

Panel D：有揭露風險評估程序之樣本 (RAP > 0, N = 1,534)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LNABSDIF	4.118	4.294	0.000	2.398	15.071
DIFRATIOA	0.269	0.276	0.000	0.172	1.151
DIFRATIOC	0.269	0.275	0.000	0.172	1.019
RAP	1.764	1.007	1.000	1.500	10.000
FAP	5.302	2.411	1.000	5.000	21.000
LNTA	15.436	1.403	12.917	15.196	19.843
LEV	0.407	0.167	0.051	0.418	0.801
ROA	0.043	0.069	-0.245	0.040	0.225
LIQ	2.680	2.448	0.539	1.946	20.166
LNAGE	3.296	0.507	1.792	3.367	4.174
CG	3.557	1.871	1.000	4.000	7.000
DA	-0.060	0.332	-1.691	-0.007	0.952
BIG4	0.862	0.345	0.000	1.000	1.000
TENRUE	16.298	8.171	1.000	16.500	36.000
TIMED	67.039	10.826	27.000	70.000	81.000
NOTE	0.173	0.493	0.000	0.000	4.000

註：變數定義：KAM：有揭露收入之關鍵查核事項者為 1，其餘為 0。ACCEXP：董事會中，會計專家董監事人數。EXPERT：聘任之會計師事務所，產業簽證家數為多者設為 1，其餘設為 0。DIFFQ3：第三季報會計師核閱數與公司自行公告數差異佔會計師核閱數之比率。LNAGE：公司成立年限，取自然對數。GROWTH：銷貨收入成長率。ROA：資產報酬率，稅前淨利 / 總資產。LIQ：流動比率，為流動資產 / 流動負債。BIG4：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之企業為 1，其餘為 0。TIMED：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LNABSDIF：公司自結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之差異，採差異絕對值後取自然對數。DIFRATIOA：LNABSDIF 佔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取自然對數之比率。DIFRATIOC：LNABSDIF 佔公司自結營收取自然對數之比率。RAP：會計師查核收入之查核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出現次數。FAP：會計師查核收入之進一步查核程序出現次數。LNTA：公司規模，總資產取自然對數。LEV：負債比率，總負債 / 總資產。CG：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公佈之公司治理評鑑分數，共分 7 個級距，公司治理最佳者為 7，最差者為 1。DA：依據 Kothari et al. (2005)，採加入前期 ROA 調整之模型，計算之裁決性應計數。TNERUE：會計師事務所之任期。NOTE：查核報告中，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內提及及附註的次數。連續變數都 winsorize 到 99% 與 1% 水準。

4.2 多元迴歸分析

本文主要檢測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查核程序與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差異之關係，測試關鍵查核事項因應查核程序之揭露是否具關聯性。鑒於會計師須先決定查核時高度關注之事項，涉及與治理單位之溝通，致使治理單位特性，公司特徵等因素，導致揭露收入為關鍵查核事項與否之樣本選擇偏誤問題。因此本文使用 Heckman (1979) 所提出的兩階段程序，以控制是否揭露收入為關鍵查核事項資訊可能造成樣本選擇的偏誤。

第一階段模式與第二階段模式之主要實證結果，列示於表 3、表 4 與表 5。表 3 之 Pseudo-R² 為 11.84%，表 4 與表 5 各模型 F-value³ 介於 47.73 至 87.42，且 p-value 均達 0.001 顯著水準，R² 介於 61.48% 至 66.99%，顯示模型適宜。各階段實證結果說明如下：

4.2.1 第一階段：影響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的因素

表 3 為第一階段分析結果，公司董監事中會計專家董監事的人數 (ACCEXP) 愈高，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機率愈低 (係數為 -0.044，達 5% 顯著水準)。顯示董監事會計專家愈多，可有效降低收入之風險程度。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簽證會計師為產業專家者，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機率愈低 (係數 -0.095，達 5% 顯著水準)。顯示產業專家可能更著重收入以外之風險。

表 3 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決定因素

	收入關鍵查核事項	
	係數	p-value
Intercept	0.882	0.005 ***
ACCEXP	-0.044	0.011 **
EXPERT	-0.095	0.027 **
DIFFQ3	-0.003	0.611
LNTA	-0.045	0.017 **
LEV	-0.232	0.154
ROA	1.787	0.001 ***
LIQ	-0.037	0.001 ***
LNAGE	-0.091	0.047 **
CG	0.046	0.001 ***
DA	-0.262	0.001 ***
BIG4	-0.141	0.039 **
TENURE	0.001	0.998
TIMED	0.006	0.001 ***
NOTE	2.520	0.001 ***
IND	Included	
YEAR	Included	
N	4,373	
Pseudo-R ²	11.84%	

註 1：變數定義請見表 2。

註 2：*, **, *** 分別代表 10%、5% 與 1% 雙尾顯著水準。

資產報酬率 (ROA) 愈高、公司治理評等 (CG)、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 愈長、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內提及附註的次數 (NOTE) 愈多，則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機率愈高，呈正向關係且達 1% 顯著水準。但公司規模 (LN-TA) 愈大、公司成立年限 (LNAGE) 愈久、流動比率 (LIQ) 愈高、裁決性應計數 (DA) 愈高、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為大型會計師事務所 (BIG4)，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機率愈低，前述變數與會計師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呈顯著負向關係且達 5%~1% 之顯著水準。至於第三季季報會計師營收核閱數與公司自行公告營收數差異佔會計師營收核閱數之比率 (DIFFQ3) 大小、負債比率 (LEV) 高低與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TENURE) 長短，對於會計師是否揭露收入為關鍵查核事項，未具影響性。

4.2.2 第二階段：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對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差異之影響

審計學理、準則與查核實務觀點，會計師查核財報之流程，擬先對受查客戶之產業及其內部控制環境進行瞭解，評估企業固有風險與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若信賴內部控制之有效性則進行控制測試，再執行證實程序，然受查客戶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偏高，而未達成內部控制有效性之信賴，則直接執行證實程序，收集充分適切之餘額測試證據，以為表達意見之合理依據。因此會計師執行證實程序之性質與範圍將與風險評估階段會計師對於企業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有關。

基此檢測，在銷貨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因應查核程序，會計師未陳述風險評估程序下，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者，營收差異數愈大；若會計師陳述風險評估程序下，同時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者，營收差異數愈大，反之，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者，營收差異數愈小。其實證結果分別列示於表 4 及表 5。

表 4 報導會計師未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下 (RAP = 0) 之實證模型，顯示進一步查核程序愈多 (FAP) 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正相關，達 10% 顯著水準 (係數 0.064, p-value = 0.051)；A 營收差異比率 (DIFRATIOA)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愈多 (FAP) 亦呈正相關，但僅達單尾達顯著水準 (係數 0.004, p-value = 0.108)；C 營收差異比率 (DIFRATIOC)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愈多 (FAP) 亦呈正相關，但亦僅達單尾顯著水準 (係數 0.003, p-value = 0.116)。整體而言，在會計師未說明執行有風險評估程序的公司中，會計師對進一步查核程序的說明，對於差異數有顯著正向影響，支持本研究假說 H1(a)。

至於控制變數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之反應，就公司財務特性而言，第三季公司自結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之差異 (DIFFQ3) 愈高及公司規模 (LN-TA) 愈大，則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查核營收之差距愈大，呈正相關，均達 1% 顯著水準。流動比率 (LIQ) 愈

表 4 無揭露風險評估程序之樣本 (RAP = 0)

	LNABSDIF		DIFRATIOA		DIFRATIOC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Intercept	-5.063	0.001***	-0.189	0.055*	-0.188	0.056*
FAP	0.064	0.051*	0.004	0.108	0.003	0.116
DIFFQ3	0.801	0.001***	0.782	0.001***	0.780	0.001***
LNTA	0.413	0.001***	0.019	0.001***	0.019	0.001***
LEV	-0.444	0.548	-0.031	0.524	-0.033	0.499
ROA	-1.127	0.472	-0.092	0.376	-0.094	0.365
LIQ	-0.077	0.140	-0.006	0.071*	-0.007	0.057*
LNAGE	-0.150	0.450	-0.008	0.561	-0.007	0.580
CG	-0.067	0.243	-0.005	0.151	-0.006	0.147
DA	-0.029	0.930	-0.002	0.920	-0.002	0.914
BIG4	0.236	0.510	0.017	0.485	0.018	0.445
TENURE	-0.013	0.294	-0.001	0.237	-0.001	0.234
TIMED	0.010	0.270	0.001	0.344	0.001	0.343
NOTE	-0.285	0.463	-0.023	0.365	-0.024	0.359
IMR	0.270	0.741	0.009	0.869	0.009	0.873
IN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YEAR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N	938		938		938	
F-value(p-value)	52.14(0.001)		47.73(0.001)		47.74(0.001)	
Adj R ²	63.59%		61.48%		61.48%	

註 1：變數說明請見表 2。

註 2：*、**、*** 分別代表 10%、5% 與 1% 雙尾顯著水準。

高，則營收差異數愈小，呈負相關，未達顯著水準。至於負債比率 (LEV) 高低與資產報酬率 (ROA) 表現優劣與營收差異數，未具顯著影響。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 愈長，則營收差異數愈大，亦呈正相關，但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公司財務特性對於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查核營收之差距係受第三季公司自結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之差異 (DIFFQ3) 與公司規模 (LNTA) 之影響程度較高。

在內部治理層面而言，公司治理評等 (CG) 愈佳則營收差異數愈小，呈正相關，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公司治理評等之訊息未影響申報營收訊息之品質。在外部治理層面而言，在裁決性應計數 (DA) 之審計品質與營收差異數，呈正相關，但未達顯著水準；是否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BIG4) 查核之公司、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TENURE) 長短、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

內提及附註的次數 (NOTE) 多寡，對營收差異數具顯著影響性。而 IMR 與營收差異數，呈正相關，但未達顯著水準，意謂著本研究樣本自我選擇偏誤的影響不嚴重⁷。控制變數對營收差異比 (DIFRATIOA、DIFRATIOC) 之反應關係，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結果相似。

表 5 報導會計師提及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 0) 下，進一步查核程序多寡與營收差異數之實證模型。基於進行比較分析，將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係依各產業之中位數分組⁸，HRLF (高 RAP、低 FAP)、HRHF (高 RAP、高 FAP)、LRHF (低 RAP、高 FAP)、LRLF (低 RAP、低 FAP)，進行迴歸分析。

表 5 顯示，HRLF (高 RAP、低 FAP) 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負相關，達 10% 顯著水準 (係數 = -0.356, p-value = 0.059)；A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A)、C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C) 與 HRLF (高 RAP、低 FAP) 亦呈負相關，達 5% 顯著水準 (係數 = -0.025, p-value = 0.039、係數 = -0.025, p-value = 0.040)。關鍵查核事項段之因應查核程序，會計師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較多，同時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者，營收差異數越小，本研究假說 H1(b) 獲得支持。研究證據支持，會計師陳述較多之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擬信賴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而陳述之證實程序較少，即表達客戶收入認列之允當性。

在 HRHF (高 RAP、高 FAP) 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負相關，未達顯著水準 (係數 = -0.264, p-value = 0.130)；A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A)、C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C) 與 HRHF (高 RAP、高 FAP) 亦呈負相關，也未達顯著水準 (係數 = -0.017, p-value = 0.140)、(係數 = -0.016, p-value = 0.146)。此可能係受個別客戶之因素影響所致，而未能達顯著差異。

至於 LRHF (低 RAP、高 FAP) 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負相關，未達顯著水準 (係數 = -0.029, p-value = 0.878)；A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A)、C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C) 與 LRHF (低 RAP、高 FAP) 亦呈正相關，也未達顯著水準 (係數 = -0.001, p-value = 0.919、係數 = -0.002, p-value = 0.860)。實證證據顯示，會計師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低

⁷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⁸ 因所有產業風險評估程序數量之中位數皆為 1 或 2，因此將 2 (含) 以上作為風險評估程序較多，1 (含) 以下定義為風險評估程序較少。至於水泥產業因僅有 1 筆觀察值 (2016 年)，進一步查核程序有 21 個，風險評估程序有 10 個，則列為 HRHF 組。至於進一步查核程序之多寡，就貿易百貨業係以進一步查核程序有 8 個 (含) 以上列為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組 (HF)。食品產業、電器電纜、橡膠工業則以進一步查核程序有 7 個 (含) 以上列為較多組 (HF)，塑膠工業、電機機械、化學生技醫療、玻璃陶瓷、鋼鐵、建材營造、航運、文化創意與其他產業以進一步查核程序有 6 個 (含) 以上為較多組 (HF)。紡織產業、造紙工業、電子工業、觀光產業與油電燃氣產業以進一步查核程序有 5 個 (含) 以上為較多組 (HF)。汽車工業與貿易百貨以進一步查核程序有 4 個 (含) 以上為較多組 (HF)。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時，同時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者，營收差異數是越小，然未達顯著性，未支持研究假說 H1©。此可能係受個別客戶之因素影響所致，在風險評估程序與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之權衡。

至於控制變數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之反應，就公司財務特性而言，第三季公司自結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之差異 (DIFFQ3) 愈高及公司規模 (LNTA) 愈大，則營收差異數愈大，呈正相關，均達 1% 顯著水準。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 愈長，則營收差異數愈大，亦呈正相關，達 1% 之顯著水準。資產報酬

表 5 揭露風險評估程序之樣本 (RAP > 0)

	LNABSDIF		DIFRATIOA		DIFRATIOC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T-value
Intercept	-5.578	0.001***	-0.229	0.001***	-0.227	0.001***
HRLF	-0.356	0.059*	-0.025	0.039**	-0.025	0.040**
HRHF	-0.264	0.130	-0.017	0.140	-0.016	0.146
LRHF	-0.029	0.878	-0.001	0.919	-0.002	0.860
DIFFQ3	0.808	0.001***	0.790	0.001***	0.786	0.001***
LNTA	0.288	0.001***	0.011	0.006***	0.011	0.005***
LEV	0.717	0.199	0.033	0.360	0.032	0.375
ROA	-1.968	0.093*	-0.156	0.041**	-0.158	0.038**
LIQ	-0.013	0.716	-0.001	0.584	-0.001	0.580
LNAGE	0.229	0.144	0.015	0.145	0.015	0.140
CG	0.059	0.169	0.003	0.340	0.003	0.314
DA	0.214	0.342	0.013	0.385	0.014	0.345
BIG4	-0.338	0.104	-0.023	0.090*	-0.024	0.079*
TENURE	0.014	0.133	0.001	0.150	0.001	0.169
TIMED	0.025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NOTE	-0.097	0.729	-0.008	0.677	-0.009	0.618
IMR	0.090	0.866	0.006	0.864	0.003	0.930
IN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YEAR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N	1,534		1,534		1,534	
F-value(p-value)	87.42(0.001)		83.55(0.001)		84.21(0.001)	
Adj R ²	66.99%		65.97%		66.15%	

註 1：RAP: 風險評估程序，FAP: 進一步查核程序，依中位數分組，HRLF (高 RAP、低 FAP)、HRHF (高 RAP、高 FAP)、LRHF (低 RAP、高 FAP)，其他變數定義請參閱表二。

註 2：*, **, *** 分別代表 10%、5% 與 1% 雙尾顯著水準。

率 (ROA) 表現愈優，則營收差異數愈小，呈負相關，均達 10% 顯著水準。至於負債比率 (LEV) 高低、流動比率 (LIQ) 高低、公司成立年限 (LNAGE) 長短，與營收差異數未具顯著影響。顯示公司財務特性對於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查核營收之差距，與第三季公司自結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之差異 (DIFFQ3)、公司規模 (LNATA) 以及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 有關。

在內部治理層面而言，公司治理評等 (CG) 高低與營收差異數，未具顯著影響。顯示公司治理評等之訊息未影響申報營收訊息之品質。在外部治理層面而言，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BIG4) 查核之公司與營收差異數，呈負相關，未達顯著水準；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內提及附註的次數 (NOTE) 與營收差異數，呈負相關，但未達顯著水準；在裁決性應計數 (DA) 之審計品質與營收差異數，呈正相關，也未達顯著水準，但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TENURE) 與營收差異數，呈正相關，仍未達顯著水準。IMR 與營收差異數，呈負相關，但未達顯著，意謂著本研究樣本自我選擇偏誤的影響不嚴重⁹。控制變數對 A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A)、C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C) 之反應關係，與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差異 (LNABSDIF) 結果相似，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可知，會計師在查核報告中之關鍵查核事項段揭露因應查核程序，在未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下，會計師揭露較多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則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差異 (LNABSDIF) 或比率 (DIFRATIOA、DIFRATIOC) 呈負相關，且顯著水準。在會計師說明執行較多之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且進一步查核程序的說明較少，支持會計師擬信賴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而陳述之證實程序較少，即表達客戶收入認列之允當性。在關鍵查核事項所提及查核程序詞彙的頻率，實證證據支持，確實能反應會計師的查核策略以及查核結果，也提供關鍵查核事項文字說明之資訊內涵，證實新式查核報告之揭露關鍵查核事項是具溝通價值。

4.3 敏感性分析

依據表 5 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會計師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低時，同時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者，受查客戶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是越大，與預期符號相符，然未達顯著性，此可能係受個別客戶之因素影響所致。因此，本文將 HRLF (高 RAP、低 FAP)、HRHF (高 RAP、高 FAP)、LRHF (低 RAP、高 FAP)、LRLF (低 RAP、低 FAP) 再進行公司特性之分析。另因 Reid et al. (2019) 研究指出，資訊環境較弱之企業，其揭露之

⁹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關鍵查核事項，異常交易量更為顯著增加。因此本文以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次數多寡捕捉資訊環境的強弱，進行敏感性分析。另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因應程序，可能因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政策不同而異，因此亦納入敏感性分析。至於會計師是否揭露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亦可能涉及公司營收之顯著風險特性，以及會計師之專業判斷等因素，致使非所有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因應程序中均含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而存在樣本選擇偏誤問題，而影響實證結果，因此也以額外分析方式予以檢測及說明¹⁰。說明如下。

4.3.1 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分組之額外分析

表 6 報導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之四組的敘述性統計，以瞭解四組樣本是否存有差異。由表 6 可知，若觀察各組個別變數之平均值可以發現，HRLF (高 RAP、低 FAP) 組營收差異數最小，為 3.355，最大則為 LRHF (低 RAP、高 FAP) 4.431。就公司特性而言，第三季季報會計師核閱數與公司自行公告數差異佔會計師核閱數之比率 (DIF-FQ3)、公司規模 LNTA、公司治理評鑑 (CG)、會計師事務所之任期 (TNERUE) 及公司自結營收公佈日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差異之日期 (TIMED)，也是 HRLF (高 RAP、低 FAP) 組最小。

前述結果符合本文推論與迴歸分析結果，會計師執行較多進一步查核程序與會計師對於客戶收入科目的調整數額存有關。而之所以 HRLF (高 RAP、低 FAP) 組之會計師簽證數與客戶申報數低於 LRLF (低 RAP、低 FAP) 組，有可能是因為再進一步查核程序都較低的情況下，會計師若已經針對客戶的收入科目進行調整，則相關科目風險較低，會計師因而並未在查核報告上完整呈現其所進行之查核程序所致。另一方面，會計師執行較多進一步查核程序的公司，多屬規模較大、負債比率較高者，因為會計師執行較多的進一步查核程序，因此查核報告日與企業自行申報銷貨收入的日期間天數也較長。

4.3.2 公司資訊環境的強弱

資本市場之財務報告使用者，除接收傳統財務報表資訊外，也涉獵許多重要的企業公開資訊，如法人說明會訊息之揭露。諸多實證研究 (鍾宇軒等人 2013；黃勁彥等人 2019；Matsumoto et al. 2011)，顯示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會影響公司的股價與交易量，投資人則可藉由法人說明會資訊獲取超額異常報酬，證實法人說明會得以降低企業資訊不對稱的程度。因此，當公司的資訊環境 (firm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較豐富時，會計師執行的查核規劃及風險評估程序與日後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二者可能是替代效果，相對的，當公司的

¹⁰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表 6 HRLF、HRHF、LRHF、LRLF 的公司特性比較

	HRLF N = 305 平均數 (標準差)	HRHF N = 460 平均數 (標準差)	LRHF N = 340 平均數 (標準差)	LRLF N = 429 平均數 (標準差)	F-test (p-value)
LNABSDIF	3.355 (4.078)	4.183 (4.223)	4.431 (4.505)	4.341 (4.300)	8.33 (0.003)
DIFRATIOA	0.222 (0.266)	0.274 (0.271)	0.285 (0.281)	0.287 (0.280)	8.72 (0.003)
DIFRATIOC	0.222 (0.266)	0.274 (0.271)	0.285 (0.280)	0.287 (0.280)	8.71 (0.003)
DIFFQ3	2.767 (3.791)	3.629 (4.106)	3.438 (4.247)	3.458 (4.061)	2.69 (0.101)
LNTA	15.311 (1.263)	15.388 (1.301)	15.638 (1.576)	15.415 (1.446)	2.17 (0.141)
LEV	0.402 (0.165)	0.408 (0.158)	0.423 (0.176)	0.398 (0.171)	0.02 (0.901)
ROA	0.045 (0.067)	0.043 (0.070)	0.043 (0.066)	0.041 (0.072)	0.63 (0.426)
LIQ	2.785 (2.397)	2.613 (2.367)	2.389 (1.760)	2.906 (2.965)	0.37 (0.546)
LNAGE	3.268 (0.527)	3.267 (0.481)	3.282 (0.527)	3.358 (0.500)	6.87 (0.009)
CG	3.321 (1.746)	3.517 (1.864)	3.823 (1.873)	3.557 (1.942)	4.09 (0.043)
DA	-0.048 (0.285)	-0.059 (0.321)	-0.079 (0.374)	-0.055 (0.339)	0.14 (0.711)
TIMED	65.786 (11.575)	66.928 (10.618)	68.106 (10.217)	67.203 (10.907)	3.64 (0.057)
BIG4	0.852 (0.355)	0.922 (0.269)	0.850 (0.358)	0.816 (0.388)	7.79 (0.005)
TENURE	15.925 (8.111)	16.391 (7.635)	16.712 (8.278)	16.135 (8.678)	0.11 (0.743)
NOTE	0.118 (0.428)	0.285 (0.608)	0.188 (0.480)	0.079 (0.372)	7.61 (0.006)

註：變數定義請參閱表 2 與表 5。

資訊環境較薄弱時，二者的審計程序便有可能是互補效果¹¹。故本文以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次數多寡捕捉資訊環境的強弱，進行敏感性分析，實證結果列於表 7。

¹¹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表 7 Panel A 報導，不同公司資訊揭露狀況分析下，會計師未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之實證模型顯示，當年度未召開法說會樣本，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該變數係數為正，未達顯著水準 (係數 = 0.021, P-value = 0.715)；當年度有召開法說會樣本中，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係數亦為正，但同樣未達顯著水準 (係數 = 0.087, P-value = 0.125)。實證結果顯示，公司的資訊環境強弱與否，在會計師未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下，進一步查核程序多寡 (FAP) 未顯著影響營收差異數 (LNABSDIF)，在依資訊環境區分為兩個子樣本後，未支持本研究假說 H1(a)。

表 7 Panel B 顯示，當年度未召開法說會樣本，HRLF (高 RAP、低 FAP) 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負相關，達 1% 顯著水準 (係數 = -0.745, P-value = 0.004)；但當年度有召開法說會樣本則進一步查核程序愈多 (FAP) 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負相關，未達顯著水準 (係數 = -0.124, P-value = 0.642)。實證結果支持，當公司的資訊環境較薄弱時，及會計師說明執行較多風險評估程序的公司，則進一步查核程序的說明較低時，對於

表 7 依據不同公司資訊揭露狀況分析

Panel A：未揭露風險評估程序樣本 (RAP = 0)				
	當年度未召開法說會樣本 LNABSDIF		當年度有召開法說會樣本 LNABSDIF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FAP	0.021	0.715	0.087	0.125
Other control variable	Included		Included	
N	381		557	
adj R ²	63.96%		64.46%	
Panel B：揭露風險評估程序樣本 (RAP > 0)				
	當年度未召開法說會樣本 LNABSDIF		當年度有召開法說會樣本 LNABSDIF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HRLF	-0.745	0.004***	-0.124	0.642
HRHF	-0.389	0.101	-0.138	0.582
LRHF	-0.055	0.834	-0.026	0.921
Other control variable	Included		Included	
N	647		887	
adj R ²	71.66%		64.642%	

註 1：變數定義請參閱表 2 與表 5。

註 2：*** 代表 1% 雙尾顯著水準。

差異數有顯著負向影響，支持本研究假說 H1(b)。至於在當年度未召開法說會樣本，HRHF (高 RAP、高 FAP) 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負相關，但未達顯著水準，在 LRHF (低 RAP、高 FAP) 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之影響，亦未達顯著水準；在當年度召開法說會樣本，HRHF (高 RAP、高 FAP)、LRHF (低 RAP、高 FAP) 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之影響，均未達顯著水準。整體而言，資訊環境的強弱對於會計師執行的查核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與日後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是存在差異，但僅在資訊環境較弱時，效果較顯著。

4.3.3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間之比較

Francis, Pinnuck, and Watanabe (2014) 指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可能具有不同的查核風格，同事務所簽證客戶之財報間，具有較高的可比較性。為瞭解我國個別四大事務所在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查核程序是否有所不同，本文依據不同事務所進行分析。勤業眾信 (DT)、資誠 (PWC)、安侯建業 (KPMG) 與安永 (EY)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在樣本研究期間分別有 785、617、522 與 237 家客戶之查核報告中揭露收入相關關鍵查核事項，其中無揭露風險評估程序的客戶家數 (佔有揭露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比率) 分別為 289 (36.9%)、357 (57.9%)、159 (28.8%) 與 62 (26.2%)。由此可知，資誠對收入關鍵查核事項，較著重於揭露進一步查核程序。若觀察個別事務所平均揭露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的數量，勤業眾信、資誠、安侯建業與安永分別平均揭露 1.14、0.77、1.18、1.61 個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以及 4.43、6.41、5.03、6.54 個進一步查核程序。由前述統計可知，不同事務所在查核程序揭露的選擇上有所不同¹²。

為了瞭解不同事務所揭露之查核程序是否影響自結營收與查核營收之差異，本文採用排除個別事務所方式進行分析。而採用排除個別事務所方式，是因若以個別事務所樣本分析，個別迴歸之觀察值數量將大幅降低，故以排除個別事務所方式進行分析。表 8 Panel A 報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間收入關鍵查核事項因應程序之政策分析，會計師未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 0) 之實證模型顯示，排除勤業眾信 (DT)，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 (FAP) 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正相關，未達顯著水準；至於排除資誠 (PWC)、排除安侯建業 (KPMG)、排除安永 (EY)，以及排除非四大，則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 (FAP) 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均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顯示，在會計師未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下，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之影響，勤業眾信 (DT) 影響最大。

表 8 Panel B 顯示，會計師提及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 0) 下，進一步查核程序

¹²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進行我國個別四大事務所在收入關鍵查核事項之查核程序，以瞭解各大事務所間是否有所不同，以增進本文研究之完備性。

表 8 逐一排除事務所樣態之分析

Panel A：未揭露風險評估程序樣本 (RAP = 0)										
	排除勤業眾信 LNABSDIF		排除資誠 LNABSDIF		排除安侯建業 LNABSDIF		排除安永 LNABSDIF		排除非四大 LNABSDIF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FAP	0.011	0.788	0.131	0.006***	0.070	0.045**	0.069	0.040**	0.063	0.059*
Other control variable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N	649		581		779		876		867	
adj R ²	61.96%		63.33%		64.83%		63.74%		65.00%	
Panel B：有揭露風險評估程序的樣本										
	排除勤業眾信 LNABSDIF		排除資誠 LNABSDIF		排除安侯建業 LNABSDIF		排除安永 LNABSDIF		排除非四大 LNABSDIF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HRLF	-0.386	0.145	-0.300	0.126	-0.440	0.038**	-0.412	0.035**	-0.235	0.261
HRHF	-0.520	0.023**	-0.100	0.598	-0.264	0.179	-0.310	0.094*	-0.191	0.314
LRHF	-0.048	0.836	-0.039	0.852	-0.111	0.592	0.050	0.799	-0.056	0.784
Other control variable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N	1,038		1,274		1,141		1,359		1,323	
adj R ²	65.40%		66.76%		69.82%		66.40%		66.55%	

註 1：變數定義請參閱表二與表五。

註 2：*, **, *** 分別代表 10%、5% 與 1% 雙尾顯著水準。

多寡與營收差異數之實證模型。排除勤業眾信 (DT) 與排除安永 (EY) 時，在 HRHF (高 RAP、高 FAP) 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之影響分別達 5%、10% 顯著水準；排除安侯建業 (KPMG) 與排除安永 (EY) 時，在 HRLF (高 RAP、低 FAP) 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達 5% 顯著水準。然排除資誠 (PWC) 與排除非四大，在 HRLF (高 RAP、低 FAP)、HRHF (高 RAP、高 FAP) 以及 LRHF (低 RAP、高 FAP) 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之影響，均未達顯著水準。再進一步分析比較，在不同排除組合下，LRHF (低 RAP、高 FAP) 對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之影響，是未達顯著水準，代表無論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或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揭露低風險評估程序下，無論在關鍵查核事項揭露較多或較少的進一步查核程序，對於營收差異數無顯著影響。逕由表 8 Panel B 的分析結果顯示，安侯建業與安永事務所，對於 H1(b) 的影響較小。

綜上分析，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個別分析的結果顯示，不同事務所在查核報告上陳述之查核程序，與對企業自結營收與查核營收之差異有不同影響。但整體而言，變數方向與顯著程度仍與本文主要實證結果大致相符。

4.3.4 揭露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與否之選擇性偏誤對實證結果之影響

會計師依循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 48 號「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之規定，經由對受查者及其環境之瞭解，以辨認並評估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整體財務報表及個別項目聲明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以擬定查核規劃並執行查核程序。當瞭解與評估受查客戶之風險環境因子而不予信賴內控時，則直採證實程序，查核帳戶餘額之允當性。因此會計師是否揭露風險評估程序可能與受查公司的營運環境風險有關，而產生樣本選擇性偏誤問題¹³。

對因應本研究樣本選擇性偏誤問題，我們採用 Heckman (1979) 兩階段處理選擇性偏誤的問題。參酌 Li (2009) 與廖益興等人 (2018) 處理方式，於第一階段 Probit model 中納入第二階段 OLS model 之 12 個控制變數及產業別及年度虛擬變數，再納入臺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aiwan Corporate Credit Risk Index, TCRI) 以捕捉企業營運環境風險影響會計師在查核報告上是否揭露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的程度，本文將僅揭露進一步查核程序而未揭露風險評估程序的公司設為 1，同時揭露有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的公司設為 0，並執行第一階段 Probit model 分析並列示實證結果於表 9。

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CRI) 大小係反映企業體質優劣與經營風險高低 (陳俊佑 2008)，王元章與陳振傑 (2011) 與盧陽正、魏裕珍、張倉耀與廖婉茹 (2012) 也證實 TCRI 可捕捉企業營運風險，對於財務營運危機具預測效能。根據 TEJ 信用風險觀測說明，綜合評分在 335 分以下者，為高風險投機級公司，因此本研究以 TCRI 分數在 335 以下的設為 1，335 分以上則為 0，以衡量企業營運風險之高低。¹⁴

根據表 9 的報導，第一階段結果顯示，企業之營運環境風險 TCRI (係數 0.143，p-value = 0.058) 愈高，僅揭露進一步查核程序之機率愈高，呈正向關係且達 10% 顯著水準。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BIG4) 查核之公司僅揭露進一步查核程序的機率也愈高 (達 1% 之顯著水準)。負債比率 (LEV) 愈低、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TENURE) 愈短、會計師因應之道段落內提及附註的次數 (NOTE) 愈少，則會計師僅揭露進一步查核程序之機率較低，呈顯著負向關係。至於第三季季報會計師營收核閱數與公司自行公告營收數差異佔會計師營收核閱數之比率 (DIFFQ3) 大小等解釋變數對會計師之揭露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與否未具影響性。

¹³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以避免本研究實證結果係數之偏誤。

¹⁴ 在僅揭露進一步查核程序而未揭露風險評估程序的公司中，信用評等列為高風險的比率為 20.88%，在同時揭露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的樣本中，信用評等列為高風險的比率為 18.39%，組間差異檢定 Chi-square 值為 2.301，達 10% 顯著水準。

表 9 是否揭露風險評估程序之決定因素

	收入關鍵查核事項	
	係數	p-value
Intercept	-0.815	0.016
TCRI	0.143	0.058*
DIFFQ3	0.005	0.496
LNTA	0.018	0.473
LEV	-0.535	0.019**
ROA	-0.549	0.203
LIQ	-0.016	0.284
LNAGE	0.045	0.464
CG	-0.001	0.959
DA	-0.106	0.248
BIG4	0.476	0.001***
TENURE	-0.013	0.001***
TIMED	-0.000	0.956
NOTE	-0.250	0.001***
IND		Included
YEAR		Included
		2462
Pseudo-R ²		7.11%

註 1：TCRI 分數在 335 以下的設為 1，其餘變數定義請參閱表 2 與表 5。

註 2：*，**，*** 分別代表 10%、5% 與 1% 雙尾顯著水準。

第二階段實證結果分別列示於表 10，就表 10 之實證結果顯示，在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 0) 之下，進一步查核程序愈多 (FAP) 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正相關，達 5% 顯著水準 (係數 0.074，p-value = 0.025)；A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A)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愈多 (FAP) 及 C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C)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愈多 (FAP) 亦呈正相關，達 10% 顯著水準 (係數皆為 0.004，p-value 分別為 0.065 與 0.070)。

表 10 之報導，在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 0) 之下，HRLF (高 RAP、低 FAP) 與營收差異數 (LNABSDIF) 呈負相關，達 10% 顯著水準 (係數 = -0.326，p-value = 0.082)；A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A)、C 營收差異比 (DIFRATIOC) 與 HRLF (高 RAP、低 FAP) 亦呈負相關，達 10% 顯著水準 (係數 = -0.023，p-value = 0.056、係數 = -0.023，p-value = 0.027)。

實證結果顯示，關鍵查核事項段之因應查核程序，會計師陳述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較

表 10 考慮影響揭露風險評估程序決定因素之結果

Panel A：無揭露風險評估程序之樣本 (RAP = 0)						
	LNABSDIF		DIFRATIOA		DIFRATIOC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Intercept	-6.716	0.057*	-0.326	0.168	-0.328	0.165
FAP	0.074	0.025**	0.004	0.065*	0.004	0.070*
IMR	1.311	0.593	0.104	0.525	0.106	0.516
控制變數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N	934		934		934	
adj R ²	63.09%		61.12%		61.12%	
Panel B：揭露風險評估程序之樣本 (RAP > 0)						
	LNABSDIF		DIFRATIOA		DIFRATIOC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Intercept	-2.660	0.286	-0.015	0.929	-0.007	0.968
HRLF	-0.326	0.082*	-0.023	0.056*	-0.023	0.057*
HRHF	-0.270	0.119	-0.017	0.133	-0.017	0.139
LRHF	-0.033	0.857	-0.002	0.881	-0.002	0.388
IMR	-2.071	0.242	-0.177	0.129	-0.159	0.169
控制變數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N	1,528		1,528		1,528	
adj R ²	67.17%		66.18%		66.35%	

註 1：變數定義請參閱表 2 與表 5。

註 2：*, **, *** 分別代表 10%、5% 與 1% 雙尾顯著水準。

多，同時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者，受查客戶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愈小，本研究假說 H1(b) 獲得支持。研究證據支持，會計師陳述較多之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擬信賴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而陳述之證實程序較少，即表達客戶收入認列之允當性。故在控制會計師選擇執行並揭露風險評估程序或進一步查核程序下，與本文表 4 與表 5 之實證結果並無重大改變。

5. 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金融監理單位及審計準則制定機構回應財務報告使用者之需求，修訂財務查核報告書之格式與內容，藉由會計師與治理單位之溝通，考量受查者的產業環境、性質、規模與複雜程度，辨識揭露更攸關資訊予使用者，期以提升會計師查核工作的透明度及查核報告

的溝通價值，並協助財務報表使用者制定相關決策。在非修正式意見之新式查核報告中最大改變及影響最廣的層面主要為會計師於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查核報告中溝通關鍵查核事項，此規範會計師於辨識財務報表中重大不實表達之際，應陳述其執行適當之審計程序，以利財務報表使用者知悉會計師執行之查核程序，增進查核工作的透明度及溝通價值。

然新式查核報告是否具溝通價值，傳遞更攸關企業風險之資訊，許多學者運用次級檔案，從投資人觀點檢視新式查核報告之關聯性或審計品質是否提升，然證實結果是分歧。因此，究竟關鍵查核事項之溝通是否能提高查報告之資訊內涵，實為重要研究課題。既然關鍵查核事項段之報導不但是新式查核報告之主要特徵，亦是經會計師專業判斷對該企業之風險最為相關之事項。因此，本文從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差異觀點，檢視會計師所揭露關鍵查核事項之揭露訊息是否捕捉到收入之差異。

本研究依據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公報相關規定，以會計師查核報告中，將收入作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企業為樣本，並針對關鍵查核事項會計師所採行之查核因應程序，分為查核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同時依據會計師所提及之風險評估程序 (RAP)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數量之中位數，區分為風險評估程序較多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 (高 RAP、低 FAP)、風險評估程序較多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 (高 RAP、高 FAP)、風險評估程序較少與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多 (低 RAP、高 FAP) 以及風險評估程序較少同時進一步查核程序也較少 (低 RAP、低 FAP) 等四組，檢測不同類型，其公司自行申報營收與會計師營收查核數差異是否存有不同。

依據二階段之實證分析，實證結果顯示，當會計師未提及風險評估程序時，會計師陳述之進一步查核程序越多，企業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愈大。而在會計師同時陳述執行風險評估程序與進一步查核程序下，所陳述風險評估程序較多且進一步查核程序較少者，企業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顯著較低。顯示會計師若在銷貨收入之查核過程中，透過較多風險評估程序評估後，認定客戶相對重大不實表達風險較低，從而執行較少的進一步查核程序時，銷貨收入認列金額允當表達的機率較高。反之，若會計師著重陳述進一步查核程序，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之差異愈大。本文實證結果支持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揭露相關查核程序具關聯性，有助於傳達企業個別資訊予報表使用者，增進查核報告之溝通價值。

整體而言，實證證據支持，在關鍵查核事項所提及查核程序詞彙的頻率，確實能反映會計師的查核策略以及查核結果，證實新式查核報告之揭露關鍵查核事項是具溝通價值。此外，本文研究結果可提供證券主管機關關注會計師執行關鍵查核事項之程序，並適時評估及考核，進而提升查核品質，維護財務報表使用者之利益。

本文研究具有下列研究限制，首先，會計師不一定會將其所執行的全部查核程序完整揭露於查核報告，本文僅能就查核報告上所揭露之查核程序進行分析。其次，本文僅擷取收入關鍵查核事項所提及查核程序之詞彙頻率，探討查核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與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對自行申報營收與查核營收間差異之影響。然應收帳款或存貨之查核，亦可能影響收入之調整。未來研究可再納入應收帳款及存貨之關鍵查核事項，進一步分析，更完整呈現財務查核報告書中揭露關鍵查核事項之關聯性。再者，本研究針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個別分析的結果顯示，不同事務所查核報告上陳述之查核程序，與對企業自結營收與查核營收之差異有不同影響，未來研究可擴大樣本後針對個別四大大事務所進行分析。另外後續研究，亦可與法人說明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文字訊息之揭露連結，探究非財務資訊間之關聯性對財務報告使用者而言，是否更能掌握企業創造價值的要素，以及未來可能影響企業價值的機會和風險。

參考文獻

- 尤琳蕙、曾思齊與劉啟群，2017，對強制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政策之市場反應：以臺灣為例，**會計審計論叢**，7 卷 (2 期)：頁 1-22。
- 王元章與陳振傑，2011，董監自利行為與核心代理問題之關聯性，**財務金融學刊**，19 卷 (4 期)：頁 1-39。
- 吳淑幸，2018，影響 IFRS 3 分攤購買價格至商譽的決定因素：報導誘因、IAS 36 與公司治理，**中華會計學刊**，14 卷 (2 期)：頁 225-260。
- 林俊傑、劉梧柏與黃華瑋，2018，公司治理評鑑與財務績效及公司價值之關聯性探討：以台灣上市櫃企業公司治理評鑑為例，**商略學報**，10 卷 (1 期)：頁 23-46。
- 金成隆、紀信義與林裕凱，2005，制性財務預測與法人說明會關聯性之研究，**管理學報**，22 卷 (5 期)：頁 629-651。
- 范宏書、陳慶隆、李淑華與謝永明 2008 總審計調整數對公司財務報表公佈時效性之影響，**輔仁管理評論**，15 卷 (1 期)：頁 73-105。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審計準則公報第 43 號「查核財務報表對舞弊之考量」。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審計準則公報第 58 號「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之溝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審計準則第 48 號「瞭解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審計準則第 49 號「查核人員對所評估風險之因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審計準則第 50 號「分析性程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審計準則第 53 號「查核證據」。

張森河、黃劭彥、王登仕與康熙宗，2018，經理人過度自信與審計能力對自結盈餘資訊揭露決策的影響，**管理與系統**，25 卷(2 期)；頁 45-188。

陳俊佑，2008，TCRI 信用風險因子量化之研究，**信用風險評估專刊**，第 9 期：237-244。

陳穗婷、陳計良與陳虹吟，2019，新式查核報告對財務報表資訊揭露之影響，**中原企管評論**，17 卷(1 期)：頁 59-82。

曾家璿與史雅男，2019，會計師產業專精與關鍵查核事項揭露之關聯，**中華會計學刊**，15 卷(1 期)：頁 37-76。

黃劭彥、鍾宇軒與沈子崑，2019，法人說明會影音資訊之內涵，**會計評論**，68 期：頁 39-80。

黃瓊瑤、王癸元與張鳳真，2013，企業社會責任事件宣告與股價異常報酬之研究，**當代會計**，14 卷(2 期)：頁 175-204。

楊孟萍、林瑞青與盧怡倫，2004，自結盈餘與公告盈餘間差異之影響因素研究，**台大管理論叢**，14 卷(2 期)：頁 135-160。

廖益興、高儷華與單騰筌，2018，產業專精之查核是否能減緩企業之財稅差異？**經濟論文叢刊**，46 卷(1 期)：頁 125-178。

盧陽正、魏裕珍、張倉耀與廖婉茹，2012，公開新聞之資訊內涵能否增進臺灣企業信用評級慣用指標的預測能力？**台灣金融財務季刊**，13 卷(4 期)：頁 27-53。

戴怡蕙，2020，審計委員會的財務專家會影響穩健性嗎？，**中華會計學刊**，16 卷(1 期)：頁 37-85。

薛敏正、邱彥毅與邱詩婷，2017，公司治理評鑑與盈餘品質，**會計審計論叢**，7 卷(2 期)：頁 57 - 83。

- 鍾宇軒、黃劭彥與戚務君，2013，法人說明會對企業資訊不對稱的影響，**管理學報**，30 卷 (4 期)：頁 295-322。
- 蘇裕惠與李冠德，2020，關鍵查核事項的揭露數量對盈餘資訊內涵的影響，**會計審計論叢**，10 卷 (1 期)：頁 1-38。
- Anthony, J. H., and K. Ramesh. 1992. "Associ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stock pric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5(2-3): 203-227.
- Arens, A. A., R. J. Elder, M. S. Beasley, and C. E. Hogan. 2020.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ervices*. 17th Edition Pearson.
- Bauwhede, H. V., and M. Willekens. 2004. "Evidence on (the lack of) audit-quality differentiation in the private client segment of the Belgian audit market."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13 (3): 501-522.
- Bédard, J., N. Gonthier-Besacier, and A. Schatt. 2019. "Consequences of expanded audit reports: Evidence from the justifications of assessments in France."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8(3): 23-45.
- Boo, E., and R. Simnett. 2002.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management's prospective comments in financially distressed companies: A Note." *ABACUS* 38(2): 280-295.
- Boskou, G., E. Kirkos, and C. Spathis. 2019. "Classifying internal audit quality using textual analysis: the case of auditor selection."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34(8): 924-950.
- Buchholz F., R. Jaeschke, K. Lopatta, and K. Maas. 2018. "The use of optimistic tone by narcissistic CEOs."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31(2): 531-562.
- Christensen B. E., S. M. Glover, and C. J. Wolfe. 2014. "Do critical audit matter paragraphs in the audit report change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 decision to invest?"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3(4):71-93.
- Czerney, K., J. J. Schmidt, and A. M. Thompson. 2014. "Does auditor explanatory language in unqualified audit reports indicate increased financial misstatement risk?" *The Accounting Review* 89 (6): 2115-2149.
- Dhaliwal, D. S., O. Z. Li, A. Tsang, and Y. G. Yang. 2011. "Voluntary non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initi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 (1): 59-100.
- Dhaliwal, D., O. Z. Li, A. Tsang, and Y. G. Yang. 2014.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roles of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and financial transparenc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33 (4): 328-355.

-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FRC). 2016. Extended auditor's report: A further review of experience. 搜尋日期：2017/7/3. <https://www.frc.org.uk/Our-Work/Publications/Audit-and-Assurance-Team/Report-on-the-Second-Year-Experience-of-Extended-A.pdf>
- Fisher, I. E., M. R. Garnsey, and M. E. Hughes. 2016.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A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with a roadmap for future research." *Intelligent Systems in Accounting, Finance & Management* 23 (3): 157-214.
- Francis, J. R., M. L. Pinnuck, and O. Watanabe. 2014. "Auditor style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comparabi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9(2): 605-633.
- Gutierrez, E. F., M. Minutti-Meza, K. W. Tatum, and M. Vulcheva. 2018. "Consequences of adopting an expanded auditor's report in the United Kingdom."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3(4):1543-1587.
- Heckman J. J. 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47(1): 153-161.
- Jen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305-360.
- Kimbrough, M. D., and H. Louis. 2011. "Voluntary disclosure to influence investor reactions to merger announcements: An examination of conference call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2): 637-667.
- Kipp, P. 2017. *The effect of expanded audit report disclosures on users' confidence in the audit an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Retrieved from <https://scholarcommons.usf.edu/etd/6718>
- Köhler, A. G., N. V. Ratzinger-Sakel, and J. C. Theis. 2020. "The effects of key audit matters on the auditor's report's communicative valu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and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 *Accounting in Europe* 17(2):105-128.
- Kothari S. P., A. J. Leone, and C. E. Wasley. 2005. "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39(1):163-197.
- Koyuncugil, A. S., and N. Ozgulbas. 2012. "Financial early warning system model and data mining application for risk detection."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39(6):6238-6253.
- Lennox C. S., X. Wu, and T. Zhang. 2014. "Does mandatory rotation of audit partners improve audit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9(5): 1775-1803.
- Lennox, C. S., J. J. Schmidt, and A. Thompson. 2018. "Is the expanded model of audit reporting informative to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the UK." Available at SSRN: <http://dx.doi.org/10.2139/ssrn.2619785>.
- Li, C. 2009. Does client importance affect auditor independence at the office 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oing-concern opinion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6(1): 201-230.

- Liao, L., M. Minutti-Meza, Y. Zhang, and Y. Zou. 2019. "Consequences of the adoption of the expanded auditor's report: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at SSRN 3392449.
- Matsumoto, D., M. Pronkz, and E. Roelofsen. 2011. "What makes conference calls useful?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managers' presentations and analysts' discussion session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6(4): 1383-1414.
- Miller G. S. 2002. "Earnings performance and discretionary disclos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0(1):173-204.
- Myers J., L. Myers, and T. Omer. 2003. "Exploring the term of the auditor-cli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quality of earnings: A case for mandatory auditor rotat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78(3): 779-799.
- Patelli, L., and M. Pedrini. 2015. "Is tone at the top associated with financial reporting aggressive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6(1): 3-19.
- Reid L.C., J. V.Carcello, C. Li, T. L. Neal, and J. R. Francis. 2019. "Impact of auditor report changes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audit cost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6(2): 1501-1539.
- Sirois L. P., J. Bédard, and P. Bera. 2018. "The informational value of key audit matters in the auditor's report: Evidence from an Eye-tracking study." *Accounting Horizons* 32(2): 141-162.
- Smith, K. W. 2017. "Tell me more: A content analysis of expanded auditor repor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Working Paper,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SSR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21399
- Trpeska. M., A. Atanasovskia, and Z. B. Lazarevsk. 2017. "The relevanc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contents of the new audit report for lending decisions of commercial banks."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6 (4): 455-471.
- Velte, P., and J. Issa. 2019. "The impact of key audit matter (KAM) disclosure in audit reports on stakeholders' reactions: A literature review."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17(3):323-341.
- Yang R., Y. Yu, M. Liu, and K. Wu. 2018. "Corporate risk disclosure and audit fee: A text mining approach."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7(3): 583-594.
- Yen, A. C., D. E. Hirst, and P. E. Hopkins. 2007.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income exposure draft comment letters." *Research in Accounting Regulation* 19: 53-79.

附錄一 收入查核程序之詞庫

程序分類	程序細項	文本擷取詞彙
規劃與風險評估程序 (RAP)	RAP1：瞭解	瞭解、了解、取得
	RAP2：觀察	觀察
	RAP3：詢問	詢問
	RAP4：分析性程序	分析性、毛利率、十大銷貨客戶、二十大銷貨客戶、重大銷貨客戶
	RAP5：檢查	檢查、檢視
進一步查核程序 (FAP)	FAP1：內部控制	內控、評估、流程、簽核程序、系統、系統環境、系統資訊
	FAP2：加總	驗算、計算、驗證
	FAP3：比較	比對、核對、覆核、比較
	FAP4：抽樣	抽核、抽樣、抽查、選取樣本
	FAP5：交易測試	交易詳細測試、交易細項測試
	FAP6：細項證實測試	證實性細部測試、證實性測試
	FAP7：函證	發函詢證、函證
	FAP8：盤點	盤點
	FAP9：截止測試	前後一段時間、前後一定期間、截止測試、截止點測試、期末截止、檢視期後、複核期後、期後收款、期末截止日前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The Impact of Revenue Key Audit Matter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Kuei-Hui Cheng¹ Min-Yuh Day² Hsiao-Lun Lin¹

¹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²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Kuei-Hui Cheng

Address: No. 151, Daxue Rd., Sanxia Dist., New Taipei City 237303, Taiwan (R.O.C.)

E-mail: rainbow@mail.ntpu.edu.tw

Received: July 16, 2020; After 4 rounds of review, Accepted: October 13, 2021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he audit procedures of revenue key audit matters interpre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We use data from 2016 to 2018 for listed companies in Taiwan as the sample and employ text and data mining to retrieve the relevant procedures in revenue audi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auditors disclose that further audit procedures (FAPs) were performed but not risk assessment procedures (RAPs), 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audit procedure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However, when auditors disclose RAPs and FAPs on audit repor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 revenue is lower when the number of RAPs is high and the number of FAPs is low. The result supports the relevance of the auditor's disclosure of the relevant audit procedures in the audit report, which helps to communicate enterprise-specific information to the users of the audit report and enhances the communication value of the audit report.

Keywords: Revenue key audit matters, Communication value, Text-mining, Audit procedures

The authors acknowledge the helpful comments of the field editor and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and take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views.

Data availability: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are available from public sources identified in the study.



1. Research Issue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al value of the auditor's report, many countries have adopted the expanded auditor's report, and auditors are required to communicate key audit matters (KAM) in the audit report. Based on the Statement of Auditing Standards (SAS) No. 58, an auditor should describe the most significant assessed risk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as well as summarize the auditor's response to those risks, including the main audit procedures that the auditor performs. Communicating the KAM enhances the transparency of judgments made by the auditors in the process of audit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he audit procedures of revenue KAM interpre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can be viewed as the amount of misstatement of revenue corrected by the auditor. A large difference represents a high level of complexity and risk of the client's revenue account. We believe that auditors disclose relevant audit procedures in KAM which can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2. Research Hypotheses

In developing an audit strategy, auditors use risk assessment procedures (RAPs) and further audit procedures (FAPs). Auditors use RAPs to identify significant risks and design tests that address those risks. Auditors then perform FAPs in response to the risks identified. If auditors conclude that there is a high risk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of the revenue account, they should perform more FAPs and accumulate more audit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larger audit adjustment. However, if auditors believe that a client's risk is low and perform fewer FAPs, the auditors will propose a smaller audit adjustment. Thus, we posit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H1(a): *When auditors disclose in the audit report that they performed FAPs but did not perform RAPs, 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audit procedure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H1(b): *When auditors disclose in the audit report that they performed RAPs and FAP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 revenue is lower when the number of RAPs is high and the number of FAPs is low.*

H1(c): *When auditors disclose in the audit report that they performed RAPs and FAP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 revenue is larger when the number of RAPs is low and the number of FAPs is high.*

3. Research Methodology

We use data from 2016 to 2018 for listed companies in Taiwan as the sample and employ text and data mining to retrieve the relevant procedures in revenue audits. To account for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sample selection bias, we apply a two-stage estimation procedure and estimate an inverse Mills ratio (Heckman, 1979). In the first stage, we contro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closure of revenue KAM and estimate an inverse Mill's ratio (IMR). In the second stage, we incorporate the IMR in the main equation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we classify the sample observations into two subgroups: those that do not report RAPs in KAM and those that report RAPs and FAPs in KAM. We build Equation (1) and Equation (2) for each group separately. Equation (1) is established to test H1(a):

$$LNABSDIF = \gamma_0 + \alpha_1 FAP + \sum_{k=1}^{k=14} \beta_k Control_k + a_3 IMR + \varepsilon \quad (1)$$

In Equation (1), *LNABSDIF*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FAP* is the number of FAPs disclosed in KAM. We also include control variables to contro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Based on H1(a), a positive coefficient on the *FAP* variable is expected.

Equation (2) is estimated to test H1(b) and H1(c):

$$LNABSDIF = \gamma_0 + \alpha_1 HRLF + a_2 HRHF + a_3 LRHF + \sum_{k=1}^{k=14} \beta_k Control_k + a_4 IMR + \varepsilon \quad (2)$$

In Equation (2), we build three dummy variable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RAPs and FAPs presented in KAM. When the number of RAPs is above the industry median, and the number of FAPs is below the industry median, *HRLF* equals 1, and 0 otherwise. When the numbers of RAPs and FAPs are above the industry median, *HRHF* equals 1, and 0 otherwise. In addition, when the number of RAPs is below the industry median, and the number of FAPs is above the industry median, *LRHF* equals 1, and 0 otherwise. Based on H1(b) and H1(c), a negative coefficient on *HRLF* and a positive coefficient are expected on *LRHF*.

4. Research Finding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when auditors disclose that FAPs were performed but not RAPs, 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audit procedure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ed revenue. This result supports H1(a). In addition, when auditors disclose RAPs and FAPs on audit repor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declared and audit revenue is lower when the number of RAPs is high and the number of FAPs is low. The result support

H1(b). However, we do not find evidence that supports H1(c). The results above indicate that after the risk assessment phase, if the auditors believe that the client's risk is high and foc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Ps, more audit adjustment may increase with the number of audit procedures performed. However, if the auditors believe that the client's risk is low and perform fewer FAPs, the auditors will propose a smaller audit adjustmen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s the relevance of the auditor's disclosure of the relevant audit procedures in the audit report. This helps to communicate enterprise-specific information to the users of the audit report and enhances the communication value of the audit report.